緣督廬日記抄

緣督廬日記鈔卷八 光緒己亥至庚子凡二年

長洲葉昌熾撰　　邑後學王季烈輯

己亥正月

元旦巳刻進西華門至史館拈香

初二日會典館開館見采臣云余所纂武備圖付幫總纂汪西園助教復校黏數十簽又一奇事也

初四日赴會典館見采臣出示武備圖稿西園所簽亦有足正鄙人之失者大半皆吹毛求疵耳采臣屬攜歸斟酌訂正不得已允之

初五日閱舊典前後藏圖及黃壽萲西藏圖攷舊典圖詳說略黃書可資訂正

初六日校武備圖西園數十百簽精細之至不得不頫首但如

此吹索則繪圖者無一筆可槩閃恐窮年莫殫累世莫究耳

初九日復校武備圖畢從館中取到舊纂時所據刻本輿圖細核始知清單並無外誤西圖所簽無一合者緣西圖所據之輿圖係寫本余所據者刻本寫本似從禮器圖錄出竟與輿圖不符西圖以禮圖校輿圖宜其處處荊棘矣五藏冰炭為之釋然

十二日午前至會典館見采臣西圖寫刻本之不同而君深以為怪且左袒寫本欲改刻本從之

十四日致采臣柬論輿圖寫本藏之冊府僅此一本刻本則頒行天下人人得而見之沿革異同即人人得據刻本而議之且地圖復据刻本本不一律未免進退失據

十六日昨枕上作費幼亭丈基開銘晨起即作一函付郵

十八日午後子蔚招飲同貽藹人聞藹人言剛相屢面保龍殿揚　慈聖問人才究竟何如剛相奏云此直奴才之黃天霸也樞廷傳為笑柄費年丈墓闕銘復增一小序即函寄峻懷

二十日寫經幢三通

廿一日寫經幢二通宜古文古送拓本來無可寫目僅留元至順二年皇太后懿旨碑一通

廿二日作王潤之家譜序一首寫龍門經幢一通

廿五日許恭慎夫人六十正誕擬送一壽聯昨與康吉商撰不愜於心枕上復得二聯其一云明聖湖山彤管毓秀宣文門第絳幔承歡其一云唐山夫人房中協律高陽才子闕下稱觴午後壽州孫中堂師過訪延主大學堂教習聞命悚惕學堂教習分三等此席係最上一等學生皆已成材走不才何

足以當之去年即聞有此說猶謂中國之大人材之衆不至以鄙人承乏廼不意其親臨敦迫卻之則甚不情欲就則精力學問皆所不逮且耄荒之人何足為諸生表率耶

廿六日作伯葵一函請其轉呈壽州相國辭大學堂教習燈下校開元廿五年殘經幢經序脫譌甚多

廿七日徐班侯同年太君正壽往祝見仲弢聞學堂一席已卻聘錯愕勸駕

廿八日致仲弢一函辭學堂館告以亡兒化去名心灰盡中歲即有奔豚之疾自經憂患愈益支離每發輒氣火上升達旦不寐日旰尚未能起日食勺米而藥餌無一日可離空中僅有稚妾門戶炊爨皆須躬自照料若以濫竽必致貽誤云云得龐劬庵書以新繪西藏圖與西藏圖考對校譯音不同細

心鉤玹十得七八

廿九日得允之書建霞新遣回祿盡失所有禍不單行可憐可歎

二月

初一日史館堂期先謁徐相師請定館課章程以每月二十六日截止一月以百篇為率逾百篇者歸入下屆積算因子嘉功課已積千餘篇景旭林以兩月工夫交八百篇駕而上之故有此請也又謁孫相師面辭教習休休有容並無芥蔕可感也

初三日從嵩珊處取歸拓本二十册以宋廣平碑為翹楚然拓手不精滲痕入骨遂至黯澹無華其餘皆長安碑林中官樣文章雖舊拓不足珍即作函歸之

初四日矮估簽留河內聖王殿記一通殘經幢一通南漢資福院邵廷瑁造石塔記係為羣象踏毀田禾作幢鎮之在廣州東莞縣中心藏之匯伊朝夕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初八日窮日夜校西藏圖哈喇烏蘇河雅魯藏布河岡布藏布河雅爾招木倫江尼漢楚河諸水皆窮源溯流水道十得七八頭昏目眵揶筆長歎悼獨餘生草元寂寞黃金不惜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今日之西藏圖恐為異日之台灣圖也

十四日得藝風書云金陵聶估在通州拓得石刻二十通中有楊吳天祚一刻各書皆未著錄

二十日校阿里圖僕岡噶江一水出岡底斯山合狼楚麻楚拉楚三河源流二千餘里即梵書之恒河亦即所謂阿耨達池

也大旨本水道提綱而參以一統志西藏賦

廿一日綫估來得魏武定元年造象唐開元廿七年張易墓志各一通均新出土陳估來得趙文敏書蜀山圖歌據云在保定蓮池書院可裝八百衲帖

廿二日黃巖喻太史長霖來談方嚴峭直君子人也但食古未化耳

廿三日陳估來持示宋廣平碑一通雖新拓奕奕有神索值二千五錢尚可得也

廿七日訪子嘉久談見新得泰和七年鑿公塔銘石刻完好年月題額外皆梵文

廿八日錄麻家店香幢一通觀公圓寂塔一通文古齋碑估來得新拓宋廣平碑一通趙子昂蜀山圖歌董文敏書李白詩

皆可裝入百衲帖

廿九日錄殘燈幢一通殘經幢一通馬韶金剛經幢一通

三月

初一日錄方少通再建幢座題字一通

初二日劉葆良來與論常州後起之秀以其兄葆珍及屠竟山為最沈幼卿張小浦次之小浦鶩莊之高足也錄武陟縣大隨求幢一通

初四日先大夫七十冥誕去年先慈冥誕因室人南旋未裝恩促未及諷經追薦今日同在長春寺禮懺一日同鄉皆來行禮子嘉帶贈鑒公石塔一通

初七日室人將至邢尹相避舊燕歸巢遁藕孔以藏身搞桃根而小住書箱脂奩一車而已至別墅布置斗室盤旋屏風畫

蘇陳姬有愠色温言慰之

初十日作七律一首

十二日子嘉贈延祐二年傅伯純塔記一通八面額在第一面

正書

二十日陳姬自別墅歸散花天女來伴病維摩作七律八首以

調之

廿三日錄傅伯純塔記一通

廿四日錄楚州刺史石柱一通剝泐過甚以陸氏金石續編參

校補逸文不少

廿五日錄鑒公法師塔記一通

廿九日室人將至京命御者駕車至馬家埠迎候室人於四點

鐘進城

三十日室人以少雲書見示其弟三子縈啟願出繼亡兒為後此出自覩母愛女之意兒婦孤苦不能不俯如所請詩云螟蛉有子古人亦所有也又唐仁齋函拓本一包皆棄材也惟留趙子昂過秦論又至元廿九年殘碑亦趙書董文敏書陳與郊神道梁山舟金華府修城記皆可為百衲料

四月

初一日聞前月廿七日錢子密年丈家因嫁女喜棚失火自內達外盡付一炬甘泉鄉人手澤亦付刦灰可慨也

初七日聞詞臣有津貼印結之舉皖省已舉行歲約可得二三百金蘇省擬援例蔚若以為非分其說甚正鄙人雖未能矯廉立異亦何敢附和邪

十二日閱邸抄剛相奉　旨赴江南一帶查辦事件頗為林下

諸公危也

二十日厰估魚賈在門澄雲以潘文勤師所題漢李業闕求售索六兩五錢先慶之去陳估持漢史晨韓勑韓仁諸碑較新拓者略上一等是亦雞肋食之無味者也何估來議碧琳琅館書趙寛半江集索二十六金嚴果天隱子集十二金顧夢圭贅疣錄十金姚希孟文遠集瞿汝稷冏卿集皆八金無從諧價惟冏卿集予以五金亦未盈其谿壑另一居易堂集索四金尚可得也

廿三日昨得同鄉知會翰詹科道中書甲班考班援皖省例捐生加津貼結一張按股均分毅然不與者鈍齋也

廿六日徐供事來前日畫一傳一二等識敘人員開單由松珊送徐相師鑒核今日往取闈人傳語非提調親往不可即作

函告松珊約明日三勝館取齊同往朱竹君先生在四庫館總裁于文襄公欲先生往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相見於館無往見禮甚矣今人之不逮古人也錄開元廿六年李劉生母韓經幢一通畢

廿九日錄天聖二年張太沖經幢一通

五月

初一日臨黃魯直梨花詩前日陳佑以此帖求售索值頗奢披視翩若驚鴻詫為尤物細閱則但趁姿媚而無槎枒老幹之態當是學山谷者為之吾友梁星海書與之絕相似今日始知其贗白也

初二日何佑來得徐俟齋先生居易堂集吳江李玉洲貞一齋詩各一部

初六日子丹自太原函來約奏議上聞時為求一運使銜又為朱式庵前輩詢畫一傳保案其詞有云人非莊助敢厥承明之廬才謝魏尚廷忝雲中之守 此老風趣於此可見

初七日晨起盥沐甫畢約八點半鐘忽轟然一聲自北而南如巨石壓檐而下牖戶岌岌屋瓦皆震闔室倉皇出視漠乎以為地震余曰非也其聲騰空自上而下當係火藥轟炸急命奴子往偵歸云西四牌樓以北有黑煙冒起旋知為石板胡同練勇局藥庫失慎謠傳前後胡同四條轟成白地適駕車往謁崑中堂師至則師方出未見其閽人云所震情形與此間同汪家胡同在極東北與此相距不啻十餘里一震之威廷至此乎歸後閱皖省地理志兩卷鳳陽府八到有東至鳳陽府某縣東北至鳳陽府某縣云云深以為疑查穎州府下

八到與此全同再查乾隆府廳州縣志始知將潁州府八到誤重在鳳陽府下若不經校出誰識此重沓耶原纂官爲憚做孫同年當告之也夜知藥庫左近轟燬房屋二百餘間并命者數十人有壓斃者有轟死者局中練勇肢體横飛血肉狼籍有一臂一足飛去屋外者有血絲肉片絓於樹枝者慘不忍聞

初九日錄開成元年大德尼清敏墳幢一通字蹟模糊詳細審釋凡六日而始畢

十六日得心一函武林石刻四百餘種創摟碑匠顧拓工價約三十千文

廿四日覆唐仁齋一函所寄拓本僅留齊金門太守桑買造象趙文敏空相寺碑又百衲料三通少雲屬爲嗣孫題乳名命

之曰東海相傳吉語云福如東海壽如南山壽為五福之一
有福自然有壽今人名號多有取南山二字而無東海正可
為吾家獨有也陳估來得魏武定報德寺玉象七佛頌碑索
一兩五錢礎磨久之未能核滅又魏惠猛法師銘孫遼浮圖
銘唐豐樂寺大界相碑張延賞殘碑文州刺史陶府君殘碑
鄭閑明二年韋府君墓志又墓志四通造象一通
廿六日訪袁爽秋太常去年以蒿隱碑跋一卷交之忽云未見
且云自改京秩刻工已遣散無力付梓不贅一辭而出
六月
十五日藝風舊僕田某來持紹興戊辰李撰墓志為獻云在福
州鳳池書院文古陳估來持示宋拓坐位帖崇語鈐舊藏索
直百餘金笑謝之

十六日得栩緣書云在宜昌三游洞裏陽荊門等處得石刻頗夥

十七日僾估來以朝鮮朗空大師白月栖雲塔碑求售舊藏一本鈍齋所贈椎拓模糊遠遜此本又趙靜庵謫廬遺墟追慕碑記一通雖明時刻可入百衲帖共以一金得之

廿四日僾估來得高麗三重大師寶乘塔碑太平興國三年韓允書直二金

廿六日屬石函來告館中所進地理志初九日即發南齋恭閱繳進後聞 慈聖幾餘留覽此外消息無從知也佩鶴所屬王仙根丈墓銘定期伊邇不能再延昨屬草今日始脫稾

廿七日答拜王子展觀察云廣雅一席瀛洲十八學士去冬皆就刪屬與檀斗生吳絅齋公函求馮仲梓前輩轉圜不知絅

齋有父視蜀學斗生亦新貳成均未必遜此難助已矣其視爲墮甑可矣

七月

初七日陳姬願一見大婦久未得間今日七夕良辰約康吉子沂偕室人往游陶然亭陳姬自別墅赴之會於佛閣極爲款曲張船山之姬入與其夫人晤於虎邱船山有詩云秋前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蜀道通秦隴暗畫蛾眉鬭尹邢梅子含酸都有味倉庚療妬恐無靈天孫應被黃姑笑已向銀河渡小星與今日情事極相合但黃姑爲天孫所笑耳室人歸後云在陶然亭大雨簷溜如繩大風發瓦約一時許方止城中無一點雨但微覺雷聲殷殷耳亦可異也

初十日剛相南下見邸鈔所登清賦一摺舉劾人才一摺古人

言宰相須用讀書人又云恨不十年讀書此言真歎予哉悔

讀南華秋水篇庶幾近之

十三日史館堂期見吳蓮溪出示舊拓閣帖有郭蘭石藏印跋

尾索價四百金不辨其何本也

八月

初三日錄大定二十年何淵幢一通

初四日錄金天德大安石幢二通

初五日錄遼天慶二年白懷祐幢金明昌二年王順幢各一通

初六日錄乾統五年白懷友幢一通

初七日夜錄無年月造象石幢一通

初八日漱蘭丈殁仲弢奔歸叔容借長春寺發喪午後往唁

初十日藝風之僕田某以東坡雪浪石銘及訪象老題名拓本

裴巨慎屬題為作一跋請子沂書以歸之
十三日段春岩來未值留前臺灣府林達泉崇祀鄉賢錄一冊詢史館循吏傳曾否纂入又其婦翁李春谷周易易簡四冊非漢非宋水田居之流亞西江人士談經皆有學究講章派亦不足傳也
十六日李玉舟晨來談云禮部新修學政全書臺灣事例吳懷壬侍郎以其地已不隸版圖簽駁去之玉舟欲查史館大臣傳臺灣事蹟如仍纂入可以援例力爭余告以不徒史例未刪即會典館各省輿圖臺灣亦未在闕如之列大喜而去
十八日昨夜夢人以七律四首見貽夢回時尚憶第一首前四句及一轉側僅存頸聯矣詩云非仕非隱蹤如寄七十七年文益奇晝無所思夜何以夢姑記於此以俟符驗

二十日湘鄉李亦元比部名希聖來拜叔雅在京嘗言其博學力行倒屣見之談輿地之學甚精博

廿一日午後松珊招飲出示舊拓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僧撰書較新拓所增幾千字又見覃溪所書彭君墓誌銘墨蹟補壁書畫頗有精品

廿四日藝風來相左留贈舊德集四册

廿六日松珊傳御史筱珊適北來提調一缺不啻虛左以待是以昨日函詢其曾否銷假今晨書來云即日南旋雲中白鶴高不可蹐幸未以腐鼠相嚇也

廿八日丞午屬為吾鄉鄧文懿爾恒纂傳日前到館查得與其父嶰筠先生合傳即作函告之復書以其子筠臣太守所作行狀及文懿劾滇撫徐之銘疏見示館傳但云由滇藩升黔

撫調任陝撫行抵曲靖府為副將何有保所戕今見疏狀始知滇撫徐之銘貪財漁色驕橫不法以武弁何有保等為爪牙慘殺文員幾無天日搢紳婦女往往誘入撫署歸即自盡文愍在藩司任嘗面責之不悛及升陝撫將於謝恩摺內列款糾參事機不密為徐所聞嗾有保將兵追公於曲靖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及之遂被戕其後潘忠毅公鐸奉
命督滇查辦沈寃始雪何有保已為部下所殺開棺戮屍而之銘黨羽方盛忠毅隱忍未發未幾亦殉難之銘奉　旨被逮入都未就檻車憂懼以死此事可補　國史之闕謹誌於此

九月

初一日到館聞少蕩壺耗淒然懷舊之思幾致隕涕少蕩同年

文字交往還最密猶憶予丹奉使山左來攝館事以供事恭閱本滿寫常熟師堂街約往謝過至則正色聲明此卷未嘗寓目及歸而訊之堂吏則固先鄙人而閱者鄙人固無所蔕芥少蔫亦深抱不安締好如初曾未三年情遷境變常熟師已出國門故人亦歸泉壤使鄙人當日稍有反唇之譏至今思之不益增友生之痛邪於此可以悟道

初三日筱珊來談持示雲自在龕碑目六冊精博極矣篤吳氏攈古錄而上之何論孫趙兩書哉

十一日館中冬季應進滿大臣傳有景祺一篇徐相師以景祺承修菩陀峪　萬年吉地工程草率後經重估重修進呈恐觸　慈聖之怒命撤去重換以安興阿易之

十六日祝年丈書來拓到永嘉括蒼金石三十餘種可感也

十七日寫店頭村三皇廟經幢一通畢

十八日寫金牛寺經幢一通

廿一日徐相師傳接見自承忝史館久不與旅見之列午後赴署同班八人滕玉堂楊雨生周政伯高熙喆王仲度黃籽輿王聘三鄭叔進坐甫定沈誦唐持摺匣闖然而入口稱銷假求進封奏先是兩年前誦唐曾上書言宮闈事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雖赴西市無憾師告以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力拒未許自此戒閽人無為沈編修通謁今日之舉大約猶是前篇文字且已緘口師勃然變乎色告以非啟視無違悖字樣不能代遞齟齬久之誦唐云中堂欲視何妨啟視師告以既係密摺廣坐不能宣露離座斥之聲色俱厲余知其有心疾也風走館人勸之退師怒氣猶未息且

語侵瓶笙師云其指使此事不得不告玉舟萬一決裂林下
鉅公將有不測之禍也師於旭林之得提調也於松珊有慧
詞云成事不說余言旭林品學皆好惟嵩珊以言官强預館
事未免太不避嫌耳師頷首者久之迺知今日之見為致此
語而設

廿五日寫雲臺菴大德尼智明塔一通香山聖壽禪院香幢一
通

廿八日蔚若補司業

十月

初一日錄至元廿一年明公戒師和尚舍利塔記一通

初二日覆仲午一紙來書云憲齋篤疾如風燭朝露余告以賊
悉亦如風中之燭但其跋較長亦如草頭之露但朝日未晞

耳錄楊守金等長明燈幢一通乾統五年

初六日得聚五書從晉芍航都統在金州辦理東流圍荒其地已封禁數百年草木叢密鳥獸蹄迒久無人迹關外重陽前兩日已降雪尺餘南人寄居此土者皆披重裘邊地苦寒於此可見

初八日錄至大二年金山寺恩公禪師塔記一通

初十日錄至元廿三年興福寺經幢一通

十一日夜錄開平四年定州石佛寺經幢一通

十五日錄唐定二年靜志寺心經幢一通

十八日錄泰和五年太原郡王公經幢記一通

廿二日錄宣和四年都汀村報恩寺心經石塔一通又以舊所得臨朐宋元石刻及鄭崙璿同年所寄稾錄一日畢

廿八日鳳石來傳建霞噩耗云得自蔚若聞之駭極猶冀其非
真也夜錄開元十二年陜州刺史靳公德政幢一通
廿九日昨聞建霞噩耗驚怛不寐晨起即以一函詢蔚若還書
云得自僑聞十九日知其病篤二十日聞易簀矣旋于沂得
家書云邵人前寄一函廿一日到已不及見其所輯苑圃年
譜尚在案頭也嗚呼建霞竟死矣天生美才不善用之摧殘
沮抑至於不永其年良可痛惜余所著藏書紀事詩以此得
罪樞要十年沈頓悔讀南華秋水篇矣潘文勤師欲付梓甫
發德音騎箕遽去今建霞刻成而逝豈真為不祥之物邪以
一瓣輓之云藏書紀事幸附叢編籌筍節言旋張范盛名攖黨
禁士禮徵文遂成絕筆蒐裘未築應劉幽憤損天年胡估久
不來今日忽持示鈔本錢叔寶續吳都文粹索百二十金繹

雲樓書目索三十金皆不能問津又金注青邱詩集一部徐
電發南州草堂集一部留以諧價

十一月

初一日午後赴史館館吏呈宣付大臣傳事跡請發纂以李文
正師傳屬王聘三麟文慎師傳屬余子厚侬充山將軍傳屬
趙紫珊余立誓一切觀空雖窘至懸釜待炊忙至棼絲待理
邢尹之猜至戒部魯之鬨亦均付之不聞不見然伏枕後觸
緒紛來輒至轉展反側迺知東郭生忘非木雞養到未易臻
此境界也

初五日靈壽芝來談館事洞中肯綮使漢服有此臂助鄙人但
畫諾可矣

初六日柯庭自南來曾游日本云博物院有唐泰山銘墨蹟

初八日閱宋造象著錄十通

初十日蘇府同鄉在敬止堂團拜公請黃幼農觀察戴穀甫王扞鄭兩太守扞鄭本已出都因甫至馬家埠即失一醫因而折還如此坦途不能自衛其行李乃欲侈談籌海休矣今所謂實心為國者皆此書獃也

十四日胡估持示牧翁初學集索三十金望洋興歎

十五日汪袞甫來以所箸法言疏證相質吾鄉後起中傑出才也

十六日山左趙估來得河清二年甘泉寺卜道權造象大統十五年口道顯造象各一通

十七日少蜀靈柩北歸作一聯輓之云載道口碑江干靈旋歸來白馬寒潮瓜步驛臨歧腹痛案上遺書未報碧螺春茗角

花牋少篇有鴻漸之癖尤嗜吾鄉碧螺春茗在都輒貽書見索今夏自京口書來屬覓松竹丝角花牋木及寄將而君已歸道山矣書此爲誄不勝人琴之感

十八日昨會典館知會書成入告請開奬銜鄙人不願作吏京秩又無可遞保姑擬請保花翎

廿五日錄羊杜祠石幢一通迻二旬而始畢漁洋池北偶談著錄誤爲六面僅得全詩三首今審爲八面自第二至第六面分六列第七面五列除下一列題名外皆如史表旁行斜上又多剝泐當泐文處兩詩聯接前詩之尾後詩之首一片模糊又有空格棲行小字夾注非精心鉤稽未易得其起訖自來著錄家未有載其全文者今爲傳得廬山真面亦一快事也

廿六日天氣陰晦樹頭垂垂挂白所謂木生介達官怕也或云兵象北方里諺以爲豐年之兆

十二月

初三日得劉箓良書交河南地理志後序又以孫氏山淵室所刊宋杜諤春秋會義見貽

初四日善化俞伯鈞同年來久談不滿於葉煥彬云建瓴在湘士論有去思皆平情之論也

初五日書估何厚甫來青邱詩注予以七金尚有慍色甚矣鑒之難填也又太湖備考一部太湖志略一册湯大奎炙研瑣言一册諧價二金

十三日復李亦元書碧琳瑯館書皇甫司勳集趙寬半江集瞿汝稷冏卿集顧鼎臣文康集顧夢圭疣贅錄嚴果天隱子集

許以四十金

十五日李亦元書來並示方湘賓函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書價不諧云所需之值減而又減並未留低昂地步此六種書在前二十年索之厰肆十金足矣即前十年二十金亦足矣今卑辭厚幣如聘高賢卻聘之書猶復悻悻長此有加無已猶頓傾產亦不能致百城剝極必反將來必有賤如泥沙之一日不得已還書請除去顧文康集照原價損五金訂四十金不諧則請如約可謂癖好矣

十六日夢華餽所著蒙香室賦錄及詞選三種內宋七家詞選係吾鄉戈順卿先生所輯鄉哲遺書又添一種良友縞紵終勝於俗吏也

十七日會典全書告成保案今日奏上鄙人得保　賞戴花翎

筆墨微勞武功敘良為忝竊又得李亦元書並示方湘賓函書價四十金允如所請並請以五十金并購顧文康集其詞推挹甚至何前倨而後恭也外送來書目八冊略一繙帑鉅篇秘冊美不勝收惟有望洋而已

十八日閱碧琳瑯館書目錄出吾鄉先哲遺書約五十餘種亦無奇秘之冊惟吳都文粹續集崑山人物志頌天臚筆絡緯集元芝之集為銘心之品

二十日訪李亦元繳書值四十金並見其所得方氏舊鈔本宋人詩集皆長塘鮑氏潛采朱氏平津孫氏舊藏又明刊本皇王大紀上海郁泰峰舊藏

廿二日昨何估來述盛伯希前輩作古又弱一个適午前亦元來談相與太息亦元並傾倒汪袞甫

廿三日午後李懷來談云明日奏事處傳 旨召見大學士六部尚書軍機處內務府南上兩齋諸臣以意揣之必有建儲之事

廿四日知昨日傳 旨召見大臣係立端王之子名溥儁為穆宗毅皇帝嗣

廿五日得蔚庭前輩書魏太昌元年李彰墓志一通據云新得正光五年劉根等造三級浮圖記甚精美完善以無副本未能寄貽閱邸鈔奉 上諭封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又奉上諭大阿哥在弘德殿讀書派崇綺充師傅授讀徐桐常川照料欽此

廿九日見會典保案吏部議上所有提調總校等官所請獎敘皆核與成案相符應請一并照准奉 旨依議欽此昌熾花

翎亦在核准之列今日黄道吉日且逢伏臘即以加冠榮
君賜答　祖貺禮也
庚子正月
初四日焚膏繼晷校奏議七卷讀吳柳堂侍御請預定大統之
歸一疏及廷臣會議摺耿耿孤忠皦如白日豈知今日之事
適非當時意料所及者哉
初五日赴篤齋之約去年周緝之觀察為故津海關道劉含芳
求一佳傳允之歲暮以百金為壽篤齋為之介紹是將以魏
收視我矣今日往面辭並示以史館章程
初八日偕子沂游琉璃廠譬如求馬於唐肆僅見鈕玉樵臨野
堂集一部議價未諧興盡而返
初九日鳳石來談一片承平雅頌聲請賦皇華之四章僕病未

能也

十一日範卿經士同設春酒偕鳳石蔚若去年南洋商民有一公電請　太后歸政由總理衙門轉奏係電報局委員經連三元善為首　太后震怒聞有中旨責成盛杏蓀京卿拏辦經君見已遠颺列名者百餘人今日鈍齋言君九亦在其列可謂孟浪少年喜事乃不顧滅門之禍邪鈍齋之意欲鄙人貽書規之鳳石以為無益兩公之言皆是也

十六日省館應紫東康民之招鈍齋同席鈍齋新得五同會圖長卷五同者明王文恪吳文定李傑陳璚吳洪同鄉同官同年當時五家各藏一圖此從吳氏後人流傳而出也鈍齋又在廟市新得一茗話齋圖有文文肅張伯起題字其上款為鳳谷當亦吾鄉故物

十八日夜寫明化寺東幢一通
十九日夜寫明化寺西幢一通
二十日寫咸通二年覺苑寺經幢一通
廿一日午後將舊時借鈔各書整理付裝共藍格十六本分兩
函紅格八本又將續得零星拓片排比一日約可裝百衲帖
七集夜校覺苑寺西幢畢
廿二日寫覺苑寺西幢一通
廿三日燈下校安隱寺經幢畢經文脫去十七字自造此幢以
來未有人發其覆也
廿四日齒痛甚夜睡從風石言以沒石子劈開以半置牙根痛
處出白腐如漿甚多夢回覺霍然矣
廿五日寫安隱寺經幢一通畢共五葉

廿六日東海相國曹孫授室四世同堂一門鼎盛不敢不迓道往賀適鈍齋同至就客座密談知登彈章者尚有陳伯商周伯晉吳梵生貴振之及出門前車馬遂為之塞鈍齋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歎夜寫江干陁羅尼石塔一通畢共三葉

廿七日馬積生前輩招聚賢堂知陳鼎吳式釗沈鵬皆有旨革職交地方官嚴行監禁陳吳兩君在都即日拿交刑部遞解原籍玉堂清貴今日應知獄吏之尊相與太息夜寫江干陁羅尼磚塔一通

廿九日夜寫至元三十一年白鶴寺經幢一通

二月

初二日寫北山寺經幢一通聞王究生觀察有 旨拿交刑部

緹騎四出此明季東廠之事非盛世所宜有也
初三日卯正至 瀛秀園 儀鸞殿引 見
初四日從書估何厚甫借得律呂正義後編全部內缺五卷即
典館所鈔之卷此書可謂數奇矣寫棲霞殘經幢一通
初六日今日京察第一次引 見揭曉段少滄比部未談出示
全單知幸得附驥蘇府同鄉李玉舟曹根生曹再韓吳穎芝
皆圈出惟橘農一人向隅其餘未圈者尚有支恆榮段友蘭
朱成熙朱啟勳黃曾源穆特賀六人春巖益齋皆大學堂教
習又笏橘農亦曾充此差者也當軸之意旨可知矣夜寫至
大四年歷城殘經幢一通
初八日得李亦元書前託訪碧琳瑯館書目僅存八種其可取
者惟百城煙水絡緯吟臨野堂集鈕集尚無觚賸吾輩事事

居人後悃然興歎夜寫殘經幢一通並校文訖
十一日閱邸鈔　上諭翰林院奏甄別詞臣據實糾參一摺翰林院編修費鐸創辦商務並無成效徒貲中飽着交部議在籍編修周錫恩專事浮夸不顧行檢着勒令休致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編修陳鼎性情乖謬心術不端所注校邠廬抗議多主逆說檢討吳式釗坐歛重貲居心叵測編修沈鵬喪心病狂自甘悖謬以上三員均屬衣冠敗類原請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尚屬寬縱陳鼎吳式釗業經革職諭令翰林院傳送刑部轉解遞籍即着各該督撫將各該員等在省永遠監禁沈鵬一員告假出京玆據鹿傳霖等電奏亦經拏獲到案即着革職永遠監禁欽此
十二日午後至別墅余藏書紀事詩有禮堂翻定董烏本痛極

優曇頃刻花詠晁東吳也遂為亡兒詩讖又有詠朱子儋云佳人不比書難得且學香山遣小蠻今日竟成第二詩讖前日為別墅占牙牌數先得小草露華滋沾潤亦不久二句繼得且喜蓬瀛水清淺海天如鏡好張帆其言皆驗此事不可說亦不忍說掩袂登車幾於揮涕其人事老夫已兩載雖微覺其狡猾尚為安分不料其處心積慮忍於一發也

十三日命奴子清晨至別墅發遣翼仲旋來云昨日下堂求去今日又涕泣請留其如駟不及舌覆水難收何鄙意如勅勒騶邪速速如律令勅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松半江水翼仲則為賦猶抱琵琶半遮面之句此篇文字無可下筆聽容所為而已

十五日寅正登車至西苑門外候一時許始排班至儀鸞殿引

見
十六日報子來京察引　見蒙　恩記名以道府用上屆史館
惟昌熾一人向隅此次亦惟一人獨膺簡在天道盈虛於斯
益信
十九日閱邸鈔奉　諭旨所有此次京察一等交軍機處記名
各員著自本月二十一日起按照名次先後每日二員呈遞
膳牌伺候召見
二十日夜取唐廣明二年中家幢經幢校文訖
廿五日寫廣明二年幽栖寺經幢一通畢
廿六日寅刻登車至六項公所久坐繼進西苑門由外奏事官
引至瀛秀園外朝房祗候辰刻　召對於　儀鸞殿東煖閣
初次瞻　天惟恐隕越　聖顏溫霽已爲至幸　皇太后垂

詢籍貫科分館差江蘇錢債米價有無教民會匪並 問寫
白摺否今年考試差否 皇上詢年歲若干綸音甚低次句
恭聽不真 皇太后傳旨云 皇上問汝是新一等抑陳一
等臣謹奏是陳一等 皇太后似動色即 問爾得過京察
幾次臣答云第二次旋 命退出
廿七日冀仲來寓云陳姬春夢漸醒知人海之大不少裹馬俊
英皆非其匹頗有願歸之志其姊住常州城外湯長橋願往
依之但其姊亦家貧無以度日為求歸橐並云殺夫之表弟
張馥苓即日南旋可附伴余允給川資二十元復贈以三十
金即駕車訪張馥苓乞其攜帶到滬之後交允之送之歸如
此待負心人不可謂非癡絕矣
廿九日命奴子送陳姬登程從此天涯不堪回首深閨壓綫侍

摳隨身行槖長途伶仃無倚撫今追昔當亦淚沾巾矣

三月

初二日栩緣所致少蔼奠分二十金今日始送往其妾出見奴子云老母八旬孤子九歲族人皆淩侮之所居委巷蓽門圭竇八載詞林一麾出守如此下場前車炯鑑况一則有妻若守於死後一則請絕於生前以此言之殆不如矣内子忽發德音欲為老夫納遣

初四日夜就枕百感交集輾轉不能寐黎明始交睫夢中得二句云驪駒暗洒臨歧淚青鵲晴添樂歲聲下句不自知其命意

初五日周頌芬來未見帶到栩緣書一函玉泉山石刻五通武當山石刻十三通

初六日寫開元廿年孟縣經幢一通畢

初七日得康吉書以開閣放姬爲幸余前有函告允之云譬如珠玉書畫銘心之品一旦不翼而飛難逢人不免悵惘余藏書絕句有云山河泡影談何易一見公羊涕不禁又云參透于西茶具說不留些子着心窩非箇中人那得不焚琴煮鶴又得金甸丞同年書贈陶朗先中丞遺集一冊中丞明萬歷丁未進士登萊巡撫爲魏璫所陷斃於獄秀水人吳江籍亦吾鄉先哲也喜作一函謝之初四日室人爲相得一姬劉姓天津小站人年十七歲豐頤垂下室人以爲端重有福相今日送來覆視不甚愜老夫意

初八日得丁衡甫書武林人士欲爲丁松生請　宣付史館爲查成案告以大臣傳京官須自副憲以上外官將軍督撫提

鎭即藩臬有政績者亦祇入循吏傳循吏之外尚有儒林文苑忠義孝友丁君位置何席當先酌定

初十日寫咸通十一年甯國寺經幢一通並校文訖

十一日寫大中七年圓梵寺經幢一通並校大訖經咒題字皆右行經幢右行者所藏惟此一種

十二日寫咸通四年經幢一通並校文訖

十四日寫乾元二年施燈功德經幢一通

十五日得栩緣函在荆門舟次校拙稾籤出異同一紙又擬補歐曾等十四家又云新見宋刊施注蘇詩即鄧子湘所刻之底本首冊有坡公三像次冊有覃谿小影每冊末葉有南雅詩於泥金畫蘭梅菊其餘各冊長題短跋米墨爛然或有用泥金及綠筆粉筆者真秘笈也索值千金予以五百金尚未

售寫無年月殘經幢一通
十八日寫無年月殘經幢一通
十九日校棃園店經幢序中訛脫多至三十餘字自唐以後今
日始發其覆
廿一日寄李亦元書繳書價九金得百城煙水一部鈕玉樵臨
野堂集一部范夫人絡緯吟一部燈下寫景德元年勅可觀
幢一通
廿二日易實甫觀察來談贈所著琴志樓叢書兩函盾墨拾餘
一函非儒非墨非佛非仙一枝好筆如天馬行空不可覊勒
奇人奇才吾見亦罕實父自言為張夢晉後身僕詠唐子畏
詩云邢參寂默張靈笑雜沓同登夢墨亭今日登堂遂為詩
識夜寫萬歷廿年孫隆所造金剛經幢一通在虎邱雲巖寺

章藻所書即刊墨池堂帖者其名磨損并孫隆姓名亦摩去之豈以其為閹人耶

廿三日李亦元函來送至方氏書三種一崑山人物傳明張大復撰一匠門書屋集　國朝張大受撰一吳中雨布衣集雨布衣者陸鼎子調顧承醉經也索價八金平允極矣可見感之以誠無不應者夜寫遼大安六年廣因寺守恩所造石幢一通

廿五日至易實甫處送別已於今晨束裝矣其學問宗旨在一滅字自敘云一身滅則無一身之苦一家滅則無一家之苦世界滅則無世界之苦雞狗萬物直欲駕釋老而上之可謂好奇矣吁嗟不肖久作鮮民季父見背同懷又歿三子皆先我游地下季父僅遺一弱弟不辨菽麥無事功之可言無文

章之可述孑然一身溘先朝露如僕者真造到一身滅一家滅矣非實甫所能爭也夜錄至正五年神巖端公和尚塔一通

廿八日同鄉省館公祭先賢廖座師主祭師云王康生祭酒為伯義奏請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交禮部議伯義於漢宋兩家皆無撰述儒林實不合例以法梧門祭酒為例文苑傳中似可位置一席

四月

初六日謁廖座主未值留一函告以伯義前輩宣付史館宜援法梧門祭酒之例入文苑傳

初七日得仲午函新刻文勤師芬陀利室詞一卷

十四日明日　保和殿考試試差與蘭楣同廣國史館

十五日卯刻由中左門點名入登　殿坐西偏余不能用佳筆尤不能用紫穎每逢　殿廷攷試東家效顰益增其醜此次改用下等羊兼毫與東坡所謂三錢雞毛筆者正相似旁睨者皆匿笑然運腕時頗能綽摝如志惟意所儗雖亦不工自適其意得失本非所問也

十六日閱卷　派出徐相崇綺啟秀趙舒翹吳廷芬徐會澧阿克丹李殿林寶豐高賡恩寶禾年以侍講高熙廷以候補四品卿異數也禾年昨臨點未到今日　恩命蓋早有消息矣

廿三日在　仁壽殿引　見但見依山因樹樓閣參差彷彿蓬萊壺嶠可望不可即耳

五月

初三日聞義和拳匪滋事自淶水至豐臺鐵路焚斷並燬電杆

豐臺火車站房屋皆付一炬都中訛言四起人心惶惶昨日內外各城門及東交民巷使館皆撥營兵守護此事履霜堅冰匪伊朝夕三四月間即見廣場僻巷三五成羣練習拳勇口中喃喃誦咒其為邪術惑人顯而易見延執政從而美之不惟不即嚴懲今逆跡已著所下諭旨猶曰恐有游勇會匪混跡其間是別之於游勇會匪之外也又曰與亂民何異是本不以為亂民也又曰良莠不齊是其中尚有良民也聞徐相剛相崇公主持甚力裕壽山制軍毓左丞中丞內外同心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聞各國兵輪連檣到津又聞將各遣兵進京自貽伊戚何咎之有

初七日訪李亦元知續吳都文粹以僨求之急湘賓得僨百金可謂漁翁之利矣又訪孫問清劉戟山在問清齋見元刻柳

州縣與余所藏同一本但楮墨稍精良耳又黃勉齋集宋板元修明印又伊世珍嫏嬛記舊鈔本前有祝允明居亦水序後有蕘圃手跋潘繆兩刻皆未收前題吳郡姚茂善女績手次據蕘翁云即其所錄筆跡秀挺頗有停雲流韻又影鈔本漢泉漫稿四冊亦均得自碧琳瑯館莪山與余同喪明回南後納二妾已有子矣又云在家檢得王懷祖先生漢書地理志攷證約三百餘條與讀書雜志同者五十餘條可濟雜志補者有二十條擬取諸書疏通證明之為付梓

初八日聞京津鐵路又有警信訛言義和團夜誦咒有紅光一點上升霄際與星月相輝映謂之紅燈罩黃昏奴子譁言紅燈罩起排闥視之無有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勵精圖治之朝何以有此

初十日何潤甫同年乃瑩由府尹遷副憲昨丞午來談云前潤夫有封事云義和團但仇教不擾民有古烈士風部勒之可成勁旅曾不數日有此超除其遺缺以王保之前輩補授亦舊學之錚錚者皆丙子同年也

十一日今晨見邸鈔有　旨曉諭會匪中有云鐵路係國家所造教堂亦係教士教民所居豈得任意焚燬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為難實出情理之外昨已派順天府兼尹軍機大臣趙舒翹前往宣布曉諭懇即遵奉一齊解散若再執迷不悟即著大學士榮祿分飭董福祥宋慶馬玉崑各率所部實力勦捕刊刻謄黃徧行曉諭昨日榮中堂銷假始有此篇文字也

十二日聞奴子言直省教民平時欺壓良善無所不為此次鋌而走險一呼百應蓋非一朝夕之故矣然逞一朝之忿不顧

身家禍延於國其愚可憫今日有　旨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嚴拏懲辦但願早獲首要脅從解散如天之福也

十三日聞趙展如尚書歸至涿州不能前進據其從人云甫出彰義門拳民即列隊郊迎其涿州之頭目已具結允解散果爾尚不虛此一行也

十四日公祭副總裁徐壽衡尚書見錢新甫同年談時事日棘相與歎息新甫述騎公甫見啟映之之言騎云拳匪滋事東裝尚難定期啟云爾回　朝覆　命日都城無鬼子矣從此可長享太平矣騎又言訛言亂民將燒東交民巷使館不可不防啟云紅燈罩自天而下不啻天火燒何能尤人噫吾輩無死所矣

十五日夜聞董軍戕一日本書記官火候漸熟矣
十六日東丞午得其復書云董軍所戕係日本書記官漢于歸云崇受之金吾馳往緩頰告以交涉事不能如此孟浪亦不允又聞端邸到譯署即改照會為飭知撤各國使臣此後毋許傳教所有拆毀房屋自行修理人命亦置不管德國陸兵五千已在途各國兵亦絡繹到京津沽兵船已到二十餘艘甲午病在枝葉此番病在心腹吾生不辰不先不後逢此一日悍獨餘生本無有生之樂束手以俟天命可矣
十七日致紫東函探譯署消息未得復得栩緣書指差自津沽航海帶來又得蘷芳丈書寄書鄉云京津道路尚通午後至鈍齋處並晤蘖階共談時事邑斯舉矣蘖老欲請保送間缺以便束裝鈍齋云輅車南下之前必有眉目移步換形此時

未能膠柱鼓瑟復偕藥階同至經士處略談經士今晨往訪
康民云昨有　旨派啟秀那桐許景澄吳廷芬至使館晤商
請洋兵無進京各國使臣允兵至駐紮館中不令騷擾又聞
董福祥召對後即統全軍駐永定門摩拳擦掌預備與洋兵
開仗榮相檄令調駐南苑董云從前受中堂節制此時我面
奉　諭旨祇能前進不能退後榮相已退值再遞膳牌請獨
對以　太后硃諭出示之始允撤兵又聞康民近鄰一曹大
夫教民也今日為拳民所戕遺二雛華陽不得不為嬰臼惟
恐波及惶惶戒嚴夜聞海岱門教堂被焚柯庭遣僕飛騎往
探至兵部窪為巡兵所攔不能前進然聲息寂然亦不聞槍
砲聲急往訪柯庭共商畿輔四鄉皆其所熟據云城中如擾
亂鄉間土匪必乘機搶劫無桃源可避

十八日午刻西城根教堂烈焰沖天此即明東林書院故址有
聖祖題通微幽境四字湯若望初來之館也宣武門外大街一漫會堂相繼火顏芝來略談息息去明日挈眷避延慶州日晡偕漢于訪鳳石即歸夜聞槍礮聲自遠而近砰訇振耳人心惶惶既聞宣武門人如潮湧喊殺之聲鼎沸市肆皆焚香以迎乃知北人無一非混小子也卧後又聞喊殺聲如是者約兩次據云槍砲皆城上所發有洋諜攀女墻而登端邸傳諭迎拳匪首領進城抵禦此亦北人之言也默察人情如欲勦團真有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之象湯武以後僅見拳匪語云眾志成城又云得人者昌聖經賢傳之言其可信乎噫中國其將為印度之續乎

十九日午前絨線胡同一教堂又火洋兵馬隊百餘人駐宣武

門擊斃拳民十餘人並有逃人被戕者洋兵終日巡哨至夜不息拳民亦不敢再至可見邪術能避火器之說全不足信皆端邸剛啟崇徐諸公釀成其罪可擢髮數哉奴子輩尚百方回護之云神未降或云洋人皆脫帽厭勝之所以術不靈被擊其心如鐵石不可轉也浩劫將臨非可挽救日暮聞鞠延自南來由京至津道路尚平安明日即與柯庭挈全家南下即命南僕僱車送室人及子沂附其伴同歸僱車甚不易幸先包一車復覓得一單套車包車每月十八金至津又另增十金始允展輪

二十日晨棗初上子沂隨室人登車明知再見難期不敢揮涕午後訪鳳石知大柵欄火因焚屈臣氏藥房延燒煙焰蔽天詰謞之聲不絕歸後得蔚若書云大柵欄已焚其半阜軍入

城如火添油旋知前門大街西河沿荷包巷皆遭池魚之殃燎原之勢不可嚮邇即與漢子同車襆被至鳳石寓適鳳石自內廷急召歸喘息未定云 皇太后 皇上召見六部九卿云洋人要約二條一天下兵權盡歸節制一天下錢糧盡歸徵收將不國矣我不畏死不走爾諸臣有何良策東華門外洋人馬隊馳騁開槍烽火駸駸將及宮闕端王瀾公瀅貝勒濂貝子主戰甚力徐小雲立豫甫兩公與廷爭詞臣惲薇孫朱古惟輩從而助之皆不能奪 皇太后即命徐用儀等赴使館議款其勢必將決裂億萬生靈亡無日矣適伯葵前輩父子偕來約明日同出德勝門外以避其鋒夜知前門之火由西月牆燒入瀛樓亦付一炬至東交民巷西口而止所有金店綢店參店土藥店洋貨店列肆精華盡為祝融收去

無慮數千百萬即此已為未有之奇災矣
廿一日黎明命僕詢伯葵則已出閘閘矣即賃輪繼之革耕請
附載僅攜一被既登車見疲騾不能任重復請去亦不能強
也踉蹌之態過於杜老麻鞋矣出德勝門先至北城兵馬司
署吳麟書同年處卻裝知伯葵廣萬與店往訪之並見陳夢
陶共商賃廟居之議不能決夜為蚤蝨所苦不能眠
廿二日大雨土膏深透揭竿之民可歸隴畝天心或者悔禍乎
伯葵以鄭店嘈雜三事大夫千夫所指未敢久留仍還廣以
一字來告余仍在司署宿戒曙四方戲戲靡騁統突旁皇憂
心如灼
廿三日閒齋正擬進城適金僕自津還云南下者至蔡村知天
津已閉仗不能前進在通州住一宵仍折回京子沂姑姪已

在廣兵即告居停匆匆歸據子沂口述云途中團民絡繹不絕或數十人為一隊或百餘人為一隊鐵路洋人時時為其攻擊無從畚鍤又云南下車夫谿壑無厭余兩車極馴良然相形之下亦不能不破格先後所費已逾五十金矣

廿四日致佩鶴緘還書述子嘉之言云戰局已成生靈禍亟一人一家不足惜如廟社生靈何謀國者之肉其足食乎

廿五日東鄰趙姓僅隔一舍教民也前日已逸去今日午後忽聞鉦鳴急啟戶視之團民紛集頃刻火起西頭一家又火剎膚之災可畏急命室人趨柯庭室暫避羣僕惟爇旃檀東向叩頭殷宅一僕稍有識升屋覘之云如實逼處此可以破壁而出街民寂然亦無以杯水救火者聽其自焚自止徼天之幸幸未延及廼餘燼未息嚮見西單牌樓二道街火又起即

趙姓所設之鋪也延燒二十餘家此等局面不獨平生所未覩實亦亙古所罕聞違天肆怒何其酷也

廿六日大劫驟臨天剝地脉北人惛然若寐南人則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為矣與子沂籌度或由旱道南下或往壽陽依秦介侯旱道十八站室人病體必不能支壽陽車價四套一百金廿八日有西幫大隊可附驥惟距故鄉愈遠糧匱恐不繼佩鶴寄孥於昌平距京七十里雖非桃源較困守危城尚寬一着決計往依之議甫定根生同年來亦有同志而未決去後函送宣戰　上諭見示小臣讀之但見王赫斯怒我武維揚不敢贊一詞也

廿七日送孥至昌平辰刻啟行至德勝門外停車訪麟書同年探前途消息據衙兵云沿途有教民搶劫行人稀少與子沂

再三斟酌既出矣壯士行何畏即驅車前進未至清河遇潘經士耿伯齊自延慶州歸下車略談云前途安靜各分道行五十里至沙河鎮白家店尖遂次遇團民數十人持刀盤詰室人下帷坐車中團民遽呼云二毛子二毛子者北人稱教民之詞也即搴帷示之余亦下車告以吾等係京官良善出走避兵將眷屬安頓後仍回京當差耳始連呼好人好人而去謠傳昌平城内拳教正在互鬭不敢遽進即在店中宿夜槍聲四起蟹蟲如恆河沙數四來嘬膚以一衣包置地中倚以假寐尚徧身奇癢肌肉墳起童年避粤匪之難亦未經此苦

廿八日淩晨登程二十里至昌平進南門先至韶臣前輩屬其子婦方分娩獲一雄愚夫婦不啻為之前導也斗室三椽不

能款客約至對門藥鋪小憩招葵初來共商賃屋有回民馬姓幫閒之流也引往相宅數處最後得鹽店胡同楊宅草舍二椽室雖陋尚潔淨主人亦回民長者號鴻漸事耕作李號久高業胥董頗曉事縱論時局所見勝於士大夫數語即投契云不必論值即招匠裱糊整理煥然一新匠值二金又酬馬姓一金皆其所指揮也亦難得已久高云此間亦非樂土離此二十里入北山用扒山虎翻山行四十里有村人屐齒所不到隘口僅通一騎若以二三十人守之可禦伏莽槍礮油帳皆已預備回民二三百人有急即赴之亦可謂有心人已韓菽生同日到此攔路牽衣求為賃舍其色墨其容如哭如笑頃刻之間蹤往報來告以吾輩避兵時有匡人之愳如此張皇鼠竄人其疑我矣且告以生死有天命在徒懼無益

聞榮相沓屬亦變姓名北來昌平本斗大一城遷客紛來房價騰貴一土室索直至十餘金糙米每斗八百文

廿九日至韶臣葵初處葵初居停趙靜瀾素封也所居三楹窗明几淨避地不可多得佩鶴與州牧裴君有年誼其同邑黃君欽齋為署中西席屬葵初往探都門消息日晡持其家信來云東交民巷已縱火開仗陳桂生侍郎至吏部驗勘槍殞一僕桂翁亦幾遭不測有三還人被戕皆甘軍所為也

三十日松潘鎮總兵閔君殿魁州人也亦回教久高所設骨董鋪即領其資本總戎曾官吾蘇撫標參將買宅於衛前街雖未往來彼此有地主之誼聞其次君厚卿讀書謹厚因屬久高先容欲往訪之而厚卿來先施午後偕久高往答並見其弟涓卿揚談既洽知兩君皆橘泉同年高足執晚輩禮甚恭

不敢當也渭卿在武衛軍當文案日晡有聲隆然自南來窗牖皆岌岌動如係地雷轟炸都城其堪設想又聞武衛軍大肆剽掠孫徐兩相府皆為入室胠篋以去東單牌樓頭二條胡同官宅被劫者不少榮相命誅十餘人前數日菜市口亦有搶劫廣升店之事戮八人於市始稍定

六月

初一日矮屋打頭踡曲而臥粗糲果腹甘之如飴奴子入市歸傳言昨日炸響係用大將軍炮攻西什庫誤傷兵民百餘人豈僅灞上棘門如兒戲乎久高歸云津沽炮台復為敵踞寇深矣可若何明日擬還城久高為雇得一車直京錢二十千留一日給十千又至州署借民壯二名護行葵初之力也聞余子厚寓六合店園民指為奉教又疑為大學堂將發難力

辦而後得免

初二日晴黎明單車進城民壯二人荷殳以從耕於隴者擔于道者尚不絕五十里至青河尖甫下車傭保告余云六部點名查司官之擅離職守者有禮部聶君避兵沙河北路聽其紀綱送信過此故知之也即命御者飽饕速駕傭保又言前路挈官車北來之車皆停輪於此無敢越雷地一步因與御者婉商沿途問訊相機前進彊而後可行十餘里至馬店飲騾於井問汲水者云官兵已絡繹開拔即揺鞭遄由德勝門進至則未見一兵先訪麟書同年未值即入城繞西溝沿歸寓得鳳石一函柬交民巷已燬其半西什庫未下翰詹兩署皆爲戰場六部官吏在　西苑朝房辦事

初三日命廚人乘原車北去以寒衣二篋裝數包並餱糧付之

訪鳳石握手談別後事可驚可愕伯齊歸後攜眷屬赴延慶州經士送蔚若挈同往出西便門即為團民所執申辯不釋曳至壇中伯齊倉皇點香不然經士叩頭至地額沾塵土以為十字羣送至端王府告以某為戶部司官某為工部司官車中所坐者福建副主考吳郁生之婦端邸命婢媼出視又見老圃始幸而免伯齊有一子攜婦先由津南下信甚惡余至昌平之後二日杜翹生同年亦避兵北來在西便門外遇團搶刃交下生死呼吸士大夫之厄至此可歎也飯後訪靈壽芝未值旋函來云住內閣已旬餘寰平住吏部公所覓鏢依然誤團殃民真原壞之流也伯葵全家至婁山村暫避其地屬涞水夜雷雨如注兼以礮聲猛厲不啻昆陽城下

初四日得鳳石書云津防信緊武庫失守漢于即出城勸余仍

至吳同年處避之作南信一函寄康吉允之心癸為後事能
達與否未敢必也廚人午後即歸持到子沂函云昌平亦有
虛驚久高所籌之地亦有拳教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茫
茫天壤將安適歸

初五日巳刻樸被至麟書同年寓閒揚若米宋捷三攜眷南下
亦為圍苦

初六日致栩緣一函云大劫驟開逃死無所公福人也敢以身
後為託

初七日大雨如注城關之內音耗斷絕惟聞東城槍炮聲隆隆
震耳禪中之焱跳梁自若況跋浪長鯨乎雨窗寂寞擬辭孫
子授師傅王侍郎文錦傳是亦在匡之絃歌也

初八日廚人承持到佩鶴函云有 旨催各督撫派兵勤王名

直隸藩司廷杰進京又聞請英俄日三國調停然何以攻之也又聞黄慎之學士為團民劫至莊邸三日未歸麟書歸云袁慰帥軍為團民所遏不得進午前團民大隊紛紛北下云赴沙河勦二毛子

初九日晨起即聞砲聲隆隆晝夜不息較前更厲蔚子來云西直庫炮台工將竣有大舉請留此以避其鋒夜聞昨北下之義團已凱歸據云冬瓜村有教民七八十人假團肆擾已盡盡矣其地距昌平十餘里作七絶二首擲筆長歎前有 旨派李端遇王懿榮為團練大臣今日聞黄伯香前輩派會辦團防事宜

初十日雨旬以來喋血禁城之内羣情鼎沸奔命不暇今日始將身所親歷按日記之天造大劫如火燎原方興未艾何日

期至即於何時絶筆亦未知朽臭殘蟫飄零何所麟書同年入城歸云津有国看書姓駿猛善戰摯敵紫竹林頗有斬獲余向讀國風不得其解今始知風字當與左傳瘈字義同參亂民猶瘈也亂臣猶火也瘈狹火勢上攻披猖莫制遂成風痙亂甫起蔚若告余云譬之弱証臨危忽見强脈堅勁如往芤大如革躍躍然出魚際不可治也漢于函云心君亦顧得甘平和中之劑瘈火勝凝投之不受皆此意也夜炮聲大作如連珠石破天驚山崩地裂西什庫台工竣矣搏兔如此搏象奈何出爾反爾更若何麟書之小阮號儀庭讀書不多中毒已深前日求為曹邱生告以此時人人性命不保何暇說項今日忽堅請為其伯父言欲入義和團又示其致宋捷三書以毛遂呂黎自命頓足咨嗟云文人之厄何至此何至此

若懷奇不遇大發牢騷者問客何能客無能也噫嘻大劫臨頭尚不知苦惱眾生我佛菩薩亦無如何也

十一日大炮砰訇夜始暫息吳蔚來持到鳳石函云紫東康民根生三家眷屬今晨赴保定華耕同往其家望後亦擬赴衛輝依同鄉汲縣令李子明又云津園有捷音佛心歡喜命大阿哥向東南方叩謝此園規也可謂篤信矣又云黃慎翁以私自出京交刑部兵民洩昭信股票之憤也午後韶臣誦範自昌平來知葵初之居停趙靜瀾以資豪于鄉不洽輿評因曾納貲入法籍為仇家所劫持葵初慮波及已移寓龍王廟楊宅又欲從婁山村避之麟書奉城諭帶團至壇中稽察歸云園規甚肅其首事云吾輩食毛踐土理宜報効有戰傷病臥者神附其體自言無害國將亡聽於神今而知盲左所記

石言神降不為誕矣

十二日飯後别麟書繞西溝沿回鷹鳳石往還四函其初欲至衞輝依李子明以餉不足改計至保定府最後又欲至行唐依永詩師根生同年放保定遺缺府明日謝恩恐宣武門晚開來下榻扼腕時事切齒於僨事諸臣朱古惟學士上䟽請保全使臣不能得禁相懸停攻牌大書高揭而兵圍熟視無覩攻之益猛蓋朝廷之威令已不能行矣

十三日作文一首搆思已數日矣今日始脱槀命曰陽九實錄比杜牧之罪言等韓非之孤憤可作誅孔光䟽可作討曹操檄

十四日致根生丞午二緘根還書云馬軍攻紫竹林有勝仗津防目下可無慮又云翰林院有人䟽請誅合肥噫嘻此必山

東辛未老前輩也非此老無此糊塗丞午云江蘇四川湖北
皆撫請停鄉試已俞允即日渴曉
十五日午後久高來持到子沂兩函急欲脫身初欲從鳳眘至
衛輝既聞絅齋使鄂亦欲從之出都本非劫中人出死入生
自是正辦但今日已奉　旨直省鄉試改於明年三月舉行
出使諸公皆回京供職惟有根生出守或可挈之去耳寄鳳
石一緘又東漢子借車運物至昌平日晡子嘉來談切齒羣
魔以爲天道好還欲稍緩須臾死以覩其流極
十六日作函詢鳳眘行期則已於今日出國門矣蔚若夫人欲
隨往爲子嘉阻而止西直庫炮聲又作硨匀徹曉
十七日午後子嘉來談至暮根生又至云過二十即出都壽州
相國全眷赴趙州同行又云諸國使臣尚無恙今日有照會

請其移居譯署如有不測惟保護之人是問似仍有修好之意然日未落而東邊槍礮交轟又勢若山隤矣昨鳳石有函云聶功庭死於團美其名曰陣亡今日有 旨責其辦理防勦種種失宜業已革職留營觀其後效又以臨敵捐軀尚非退葸者比仍照例賜卹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自壞長城可惜可惜爰絲反戈相向在目前矣

十八日午後鳳石來生甫定往詢天水尚書已退直矣即往長談復來告曰亦無異聞但云禍福在天無可挽救當軸之言如此吾輩又何望乎又聞今日有 旨京官擅離職守者皆革職告假者姑勿論致佩鶴緘還書云南皮領袖南省督撫合疏云飭上海道與各國會商外省且毋開釁中外各自籌防互相保護以待朝廷指揮有 中旨褒答

十九日午後聞市口決囚男婦六七十人皆白蓮教搜出羣人
紙馬并冊籍一本姓名鄉貫所授偽職詳載無遺按圖索之
尚有漏網亦團民所為也與所仇之教未知宗旨同異何以
不先不後同時並發昔聞唐伯聖明之世不應有此寫閑業
寺香幢一通
二十日午後聞渭卿來云津信惡東門譙樓及督署西花廳皆
燬於礮即函告佩鶴又得其復書云傳聞李鐵帥調北洋亦
未確
廿一日鳳石書來云津郡失守裕宋兩帥退駐北倉德軍馬隊
八千人長驅欲下誓取槊將軍頭以雪大恥
廿二日得署中知會明日八點鐘崑徐兩相國接見因衙門被
燬暫移北溝沿祖家街廂黃旗官學得佩鶴書附示管士修

書洋兵猛攻北倉適姜桂題一軍自豫來前後夾擊斃洋人無算或云夏辛酉之師姑妄聽之

廿三日辰刻至官學同官均集候至午刻兩掌院始先後到點名而散實到百二十餘人告假者不及二十人詞臣無負朝廷矣歸寓漢于亦從禮部畫到歸忽欲圖南云于嘉送蔚若眷南下渠與蕎隱子皆附伴于嘉無款漢于更不名一錢統歸延陵支應到兗州後由于嘉籌款到揚州後由漢于籌款如此通力合作不為非策揮涕而別致鳳石函復書云八省督撫聯銜請和園甚不願難保無蕭牆之患明日宜北征即作一函告佩鶴亦以此諷之

廿四日午前訪鳳石通濡縵士自延慶州歸亦來談知延慶圍甚横流寓者時為瀆負飯後出北關至麟書同年處

廿五日子泝函來云昌平得津郡警信頗有風鶴裴刺史先爲民望欲寄孥於房山縣之上方山即雲居寺小西天也其地去昌平百餘里道險不通車馬吳尉來云市口又決囚男十餘名女工十餘口亦白蓮教也真不可究詰矣麟書語余云是與基督二而一者也又云其處設陰魂陣刳剔孕婦男女裸而交逐以禦團神皆不能進嗟乎吳尉之言宜爾非所望於麟翁也忽悟得中國之亡亡於學究亦亡於小説書獃子又悟得論語六蔽當有七蔽蓋佚好忠不好學其蔽也妄二句

廿六日　皇上三旬萬壽令節病不克祝嘏

廿七日寫善權寺經幢一通畢又錄句容唐幢一通無年月

廿八日經士來欲爲不速之賓適麟書歸殷然留客即爲掃榻

日晡韶臣自昌平歸亦過此久談丁衡甫毛實君丁春農三同年皆貴緣宋祝帥咨調棒檄而去實避難也寔平獻慇先移文宋帥知未赴營即咨軍機處撤銷衡甫記名先開缺聽候參辦又移文各署私自出京之司員皆照此辦理再韓云翰林院尚無逋亡詹事府實缺即有出京者至工刑二部則如亞飯三飯四飯之去魯然於曹部一空矣經士述其堂官淞壽泉司空之言曰予毋恐神許我殺鬼子矣安有神而食言者乎又云前日團民獲一人鞋底藏利翦以為白蓮教送團防局自認小絡兒團練大臣李侍郎王祭酒不能詰請神訊先一團神降云俺周倉也其人可殺速取刀來旋又一團亦神降自稱鴻鈞老祖力辯為善類且撫其頸曰神有頭在可保也張晥九侍御在旁笑且怒然終不敢置一詞又云莊

邱之劾立豫甫也亦據神言定讞赫赫明明日監在茲矣麟書云圜民嶽西醫學堂得一赫然而僵者以為人腊也大詳既而知為蠟人前月戕仲告余云其照相館被焚捷出廣東鮮荔支傳觀以為挖人眼珠莫不眥裂髮指而不知其甘美可食也見橐駝為馬腫背今日之亂市虎訛言十有八九

廿九日午前歸寓即東廳石詢和局以戰事對

七月

初一日昨日傳知館吏今日堂期伺候東華門道尚梗由西長安門進

初二日東經士借歸昌平山水記一冊倚枕閱之前在州中聞雁子口穀教民十餘家其地通黃花鎮即十口之一也

初三日李鑑帥到京召對兩次矣宣室前席之詞宗社安危所

繫以一函詢鳳石云聞與八省督撫公疏若合符節又聞面
折崇公極中肯綮
初四日晨起見 硃諭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
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逢召對
任意妄奏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從嚴
懲辦何以整飭羣僚許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欽此正在晨餐不覺投箸浩歎許君無覿面之緣袁則素
交也莫須有之獄後世自有公論無待余之頌冤郎師之獄
履霜肩兆至瓶公而大著至兩君而清流之禍亟矣實鳴犢
誅矣可以出國門矣佩鶴函來即作書訂明日同襆被至龍
王廟
初五日黎明喘不止佩鶴來見余病狀知不能北征請先出城

相度歸後以一函來云所貸之椽大殿西廡尚有北房三間可為爨室及僕人起居之所

初六日清晨趁早涼襆被出德勝門先至解書同年寓飯後即赴龍王廟寺僧出迓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其地在一高阜上所居三椽極為爽塏廣庭雜蒔花木大甕一蓄金魚十餘頭明窗淨几位置不俗殊不似其為人耿伯齊赴延慶州停驂於高升店來談面目憔悴失其常度士大夫之阨至此可憐可歎

初九日午後縉士自延慶州來叩禪關請見形色張皇詢之知以前此出彰義門為團民劫持莊邸團首出為解圍未有以報今責言甚急余曰子非教民何懼之有盜跖見飴而喜豈患無術以餌之耶閱邸鈔李端遇兼署吏左徐承煜兼署禮

左南北吟域牢不可破豈但閩人不堪作相邪
初十日旭林知余久病自城南遠訪僧寮可感也暢談而去昨寫天寶十二年釋金仙幢一通今日寫峽石山福嚴禪院潮公和尚塔銘畢
十一日柴廾来持到佩鶴一函知津沽中外之師以運河為鴻溝李鑑帥已請訓出京即日赴前敵錄太平興國九年神福山普安禪院惠斌和尚塔一通
十二日錄泰和八年劉公墓經幢一通昨佩鶴函云李鑑帥奏調部院各員有王梅岑馬積生王澤寰兩王君皆舊學中百折不回者鑑帥方略於此可見
十三日史館堂期由德勝門進從門自東華門入甫下車見廉生前輩吉甫同年知北倉無大警在館中晤王筱東云洋兵

有圖犯保定截我運道之說自是扼吭之計然未必如是恃
重也散後至馬大人朔同謁寰平師未值歸後錄正隆三年
僧善公狀迹記幢一通
十四日午後方擬再謁寰平而鳳石函適來云十二日楊村失
守裕制軍自裁宋馬兩軍退駐蔡村噫寇深矣非吾輩熱中
時矣寫天禧四年維那邢榮等十六人造經幢一通夜睡後
麟書來隨健兒十餘人橫行入座此老壯心未已也
中元日遣伻持鳳石函進城歸以復書來又得佩鶴兩緘鳳云
出城容易進城難事急當至篤正義塾充教書先生又云浙
之衢州蘇之徐州土匪羣起衢已陷兩屬邑又云旅順一帶
糜爛金復海蓋皆為敵騎所至又云十二日有　旨授合肥
全權大臣佩云已電各國停戰如能耐心十日或有轉機丞

午到廣見訪未值留一函而去亦望合肥如望歲又云有旨催李鑑帥赴前敵其麾下張春發夏辛酉兩軍皆動旅但新到喘息未定耳不知此次外人所要求者必在割地償款通商之外彼可出諸口合肥不能達之政府雖授全權之名徒託空言耳代當軸設身處地如鼠入牛角竟無轉圜之法

十六日午後佩鶴偕其客龔映甫崑山人並挈兩子誦範希實來云順治門已閉自西便門出途中行人絕迹乘車出者營勇見即要而奪之朱輪華轂類首奉命余虎恩新募一軍駐才盛館宣武門大街飛彈如流星校場胡同已有途人被擊噫禍不遠矣此地亦未可久居命奴子雇車至昌平不可得

十七日午後聞潰勇北來棄甲曳兵充衢塞屋皆晉威新軍也商民罷市車騾為之一空據云游河已不守函詢麟書則云

此軍至通州聞槍聲即潰實未嘗遇敵夏辛酉一軍方有捷音洋兵安得長驅直入乎嗟乎此其所以為麟書之言歟聞徐小雲楊豫甫兩尚書瀞仙衛閣學皆斬於西市前月二十日　召見羣臣三公與許袁兩君主和議廷爭甚力　皇上執許侍郎手痛哭為諸亂黨所側目今日遂無噍類矣強敵在境先修私怨嗚呼痛哉

十八日德勝門不啟鍵城中消息隔絕不通但見潰勇三五成羣不絕於道搶掠之物即在道旁插標售賣佘告佩鶴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奴子往僱車仍不得最後在槓房得一兩人椅轎即發引之魂轝也索直六金笑而允之議甫定即請益知其不願行聞麟書有一車函往借乘約送至沙河即歸未得請且云日內並無寇警何必汲汲此老錮塗不減剛啟諸

公亦不復再與函辨安步當車二十里至青河或有小驢短雇即促奴子束裝以待

十九日淮海父子淩晨先發余待至巳刻麟書爲覓得一薄笨車價四金時德勝門雖閉閘西直門尚可進即命吳升歸寓並以一紙諭柴升令兩人居守吳尉隨余北征赤日高張炎威如火道旁有賣故侯瓜見即啖之如飲瓊漿車行甚駛日卓午即追及淮海於青河同至沙河尖郵店皆爲逃勇所佔求一餐不可得即驅車行未至昌平南關天驟陰晦雷聲殷殷旋微雨沾衣四野曠無居人惟恐不得棲止顧御者曰車驅之車驅之及至城門雨勢漸急到寓則滂沱如注矣老妻相見慰勞云此間知通州已陷警報頻至望眼欲穿矣

二十日午後佩鶴來州民金姓太平倉花戶也有人自都門來

云東便門齊化門外洋兵前驅已至聞者皆疑信參半閩民猶招搖於市

廿一日午後訪佩鶴見一人哭於道詢之昨夜洋兵攻齊化門使館出柙之虎鼓譟應之炮聲大作火光燭天棄其妻孥隻身徒步至此嗟乎小臣早知有今日矣旗閩潰勇蜂湧而來城外已十室九空昌平無北門東西南三門皆閉東西二門並實土塞之城中雖有武弁無兵無械相顧束手參將先棄印逃去日晡天大雷雨潰勇露處者皆攀堞而登南街一帶首當其衝立刻大亂居民皆閉戶不敢出但聞槍聲四起連珠不絕幸岑雲階方伯統馬隊百餘人駐此霸昌道英觀察與有舊請其彈壓即列隊而出槍斃六七人始竄去州牧裴君（號訪白安徽人）老病頹唐不發一謀先去以為民望岑方伯亦拔

隊至居庸關人心愈形慌亂久高亦於夜半送其眷屬往北山狼狽登車余以一身外無長物黑夜岐途去將安適高臥不起

廿二日晉軍甫飽颺武衛軍又至土匪為之鄉導挨戶傾筐倒篋殷實之家無一倖免余所居在委巷中蓬蒿塞徑白板雙扉黯然無色尚無破關而入者自牆缺探首下窺人聲鼎沸負戴於道往來梭織詔臣廡南衛為四達之衢昨日已有潰勇入室不能安其居晨來與九皋商允攜其眷屬倉皇至此癸初昆仲亦欲來暫避以地窄不能容辭之久高眷出城十餘里陷於淖不能前進斷炊飢甚遣急足來告其家蒸餅餉之

廿三日潰勇陸續北去土民掇拾殘瀋寸絲半粟幾無孑遺午

從久高春狼狽歸云同行者以慢藏被劫久高亦失其車騾貲糧饋寇行路之難本非所宜亦幸而未往耳廖座主一僕來云師微服出城將至昌平求稅駕地即商之九叔其所設常生齋骨董肆中有西房三間可以下榻即命其僕返告薄暮師駕始至因待掃除先至西鄰一民家暫憩時出門尚戒嚴踰牆往謁執手慰勞始知師於二十夜子刻徒步出西直門王中堂貽一騎兩僕護之行遇潰勇時避高粱中三日間關始達此失去一小僮無下落即饋粥一甌佐以兩肴不啻蕪蔞亭之豆粥矣聞 皇太后 皇上亦微服出走駐蹕貫市

廿四日聞裴州牧回城出示安民禁止搶掠人心稍定

廿五日晨至佩鶴處見孫子鈞吏部亦自都中逃出告知咸陽

之火三日未熄王侯邸第被刧一空巨室奔避至有不及衣

履者攜兒覓婦襁屬於道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歸後顧康

民來予然一身求綈袍之贈叅與久高各假以敝衣一襲訛

言合肥至京寓天甯寺

廿六日連日罷市実無宿舂者幾斷炊今日始有蔬果糧食出

售

廿七日自城中來者皆言九門各有洋兵把守盤詰甚嚴團民

弁勇皆殺無赦或云焚殺甚慘城中已一片瓦礫或云市肆

不改言人人殊當是各國各分疆域待我漢人旗人亦不同

耳韶臣攜眷歸舊集

廿八日康民來云有人出都者見在城告示有洋兵入城和好

在即居民人等各安其業云云又有人在德勝門外見明治

三十五年告示奴子入市遇書佑諱篤生廿六日自京來云各國以前門爲界外城前門東爲俄法西爲英美內城東爲德國西爲日本英美政寬俄法政暴故西城尚有完善之區東城已寂無人迹此次兵禍旗人職爲厲階故各國視之若仇讎八旗子弟之隸兵籍者婦人之旗裝者被禍尤酷洋兵入室金銀時辰表外無所取間亦翻箱倒篋但不至傷人耳又有人言今日洋人已禁止殺掠九衢各樹一大旗有擾民者可至旗下控訴篤生約金和明日同進京詣臣處一僕亦願偕行

廿九日金和辦色裹餱登程勇往可嘉可以媿僕妾之負心者矣聞恭邸三格格避兵衆堂村晉咸新軍奉檄往迎護州中亦遣二役往村民皆不納且竊之此非奇貨何可居耶又聞

潰勇至關溝岑雲階方伯設炮於隘口轟之斃無數復潰而南皆為鄉民截殺又聞　兩宮移蹕懷來縣城外二十餘里

八月

初一日洋人之陷都城適十日矣中國君臣陸散不顧閭洋人頗欲言歸於好舉朝無與接談者尋至王中堂宅有波孫留守云吾祖已出京矣午後康民同年來談云有人見飛騎四人擁軍北去云往尋慶邸夫以宗廟社稷孤注一擲棄如敝屣此亦洋人所料不到此也得詔臣書知左笏卿前輩亦到此作七律二首

初二日金和約三日返昌平適期不至不無懸盼訪佩鶴知朱益齋前輩遣其子姪入城無恙當不至有波瀾也佩鶴云有人見約款十二云從王康生祭酒處傳來一索義和團主謀

二天津作爲萬國公地三東三省亦作爲公地四以萬壽山爲各國使臣駐京之邸五普收天下錢糧一年六 皇上親政七焚燬教堂願不索賠其餘五條未詳但合肥尚未北來行在亦未派王大臣議和此約從何而來亦姑妄聽之而已又聞此次漢人派隨扈者惟李蔭墀萬振卿兩侍郎何潤甫副憲又聞榮中堂無下落樞廷若無此老聾盲撲索益倀倀已作七律六首

初三日枕上聞阿和歸知三僕皆逃二吳不足責紫升良心漸滅矣幸有一舊僕留守破書殘帖尚未如金杯之羽化洋兵紀律不嚴頗遜中國弁勇習氣旗民蹂躪尤甚傳言襄平師吞金自盡崇公穴地爲坎驅全家同殉讀書數十年至於喪家亡國識不如不識一丁者猶得保其天年矣風石前輩十

七日入直出西長安門即失其車馬廿一日乘車出西直門遇董軍被劫復折回城內徒步微服出走不知所往伯葵前輩不至保定即至妻山村采南同年全家在京僅存十日糧市中糧食搶掠一空持兼金不能致斗米廿八日惲薇孫同年約子齋尚書敬信見洋酋於使邸請其約束兵丁無擾民又電催合肥北上但聞　兩宮已將自宣化移蹕大同去京愈遠奏報愈難此局不知何日收場吾輩亦不知何日始能安枕也

初四日劫運方興首邱無日土牀兀坐百感填膺聞有滿軍機章京某致書廖壓主洋人有款六條請慶邸即日回京定約又聞直隸提督馬軍門兵兩營將至昌平就食今日新州牧許君來番搭篆席不暇煖黎明即出見馬軍門阻之許君勇

於任事下車之後人心大定夜大雨枕上作詩二首
初五日作七律四首前後共得十六首屬子沂錄出示佩鶴其復函來附至領班軍機章京惠純鍾佩賢請堂官轉奏摺稿報近日京師情形
初七日余家初至昌平斗米六百漸增至八百餘文尚不可得今日羅五斗每斗價九百二十文其餘油鹽蔬果無不倍蓰長此遷延填於溝壑不遠矣奴子煮娃娃頭作餐余試取半枚啖之粗糲不能下咽曩聞沈叔枚師與頌圻尊人子永先生涂朗軒中丞共為娃娃頭會約期會食以當禪家之習苦行頗笑其迂今日始知老成有遠識也康民來云其家避通州東門內洋兵初至頗不擾民既因雨卒為土人所戕大肆焚殺東南兩門蹂躪尤慘其家存亡未知鞭長莫及言次聲

淚俱下予沂至佩鶴處初聞誤國諸凶猶慫恿 皇太后西
巡背城借一又聞慶邸奉 旨入城議和將至南口許刺史
已出城治供帳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又聞寰平師廿二日正
命噫其信矣較剛啟諸公終勝一籌可以見倭文端於地下
矣俯仰私思泫然流涕
初九日作七律二首正脫稿佩鶴書來以昌平寓舍雜感八首
見示即覆一緘并以兩律示之
初十日門前有擔賣鮮鮭者以煮來其其味雋於江瑤都門所
未有也昨作兩律枕上改定今日又疊韻二首哭袁爽秋太
常呈佩鶴索和午後佩鶴來談和昨詩兩章出以見示並云
合肥相國慶邸皆已到京洋兵至青河迓慶邸列隊二十里
又云陳孟符高澂蘭兩同年處皆有家函述都中情形甚悉

崇公偕榮相出走又聞王廉生前輩王伯棠同年鐵珊壽百福太史皆殉國難又聞各國索義和團主謀端肅二邸瀾公剛相而未及啟趙兩公崑相請安摺已微露端倪矣章山尚在肘腋必不甘束手就縛力梗款議劫駕西遷皆恋中事耳又聞留京大小諸臣各樹標幟崑相裕壽田阿雲亭諸公為一班敬子齋惲薇孫為一班郭春畬與樞曹諸君為一班于蘗若李亦元諸君為一班徐頌閣太宰與漢員數十人聯名具摺請安並請議撫又聞洋人指名崇連文沖鮑琪豹甘大璋皆軍機章京也又聞拘崇受之尚書責以戕德使力辯而後釋又聞刑部監禁諸公皆已出獄龔照瑗席慶雲已為洋人所用龔於永光寺街舊寓大書高揭總辦德國糧臺龔寓以是觀之徐子靜黃潤之兩公加人一等矣

十一日巳刻子沂入市歸云洋兵至市人狂走初聞在南門外旋聞西門外槍聲洋兵僅五六十人皆馬隊晉威武衛諸軍約三百餘駐此就糧不敢以一矢加遺棄械鳥獸散洋兵自後追擊之橫屍枕藉洋兵未傷一人揚長而去潰勇所棄糧械衣裝皆為土匪及練勇所獲並有要而奪之塗者弱肉强食出爾反爾中國人心如此軍律如此尚可戰乎日晡訪佩鶴略談佩鶴用余前韻作詩二首輓寰平師見示枕上依韻和之或傳聞公未死即以為王炎午之生祭可也

十二日聞洋兵至貫市午後訪王聘三陳孟符久談聘三七月初即到此孟符城陷三日始出同廣東街其居停即閔厚卿也聘三云洋人入京後分兵下良鄉義和團尚未散聚而殲旃日人又分兵至固安勦之此次兵災京南甚於京北又聞

王伯唐同年十七日即殉康生吉甫盡耗皆確為之憮然
十三日佩鶴次韻兩首見贈余亦適成兩律輓王伯唐同年即
作一函示之久高有友自通州來云大孤屯教民如虎出柙
有賈六者繼洋兵之後周麾而呼曰殺人者我也旋即縱火
殺人無算道路間相遇彼此疑為教民彼此皆竄匿行人絕
迹今城已墟矣康民眷屬不知能脫此浩劫否可為長歎
十四日鄰叟韓某廖座主之僕也今日至昌平云洋人入趙展
如尚書邸縶留守兩僕內外搜括捆載以去平泉花木蕩無
孑遺矣廣處窖遁不知能免池魚之劫否日暮佩鶴來索詩
枕上作七律四首次韻和之
中秋日客中佳節黯然神傷以昨詩四首寄佩鶴日晡偕子沂
散步至西門見雙扉牢閉知城外有逃兵也民之畏兵甚於

畏寇事可知已夜復得七律二首仍疊前韻

十六日聞　太后將自大同移蹕西安故都父老日望鑾輿之返此信傳來知不復唱念家山矣吾輩其塡於溝壑乎作七律二首疊前韻

十七日作七律二首疊前韻

十八日聘三孟符同來雜談都中事知徐相騎箕已殞崇公殉于保定榮相為之視含斂又聞高熙廷寶禾年兩公亦殉難弘德殿師傅遂無孑遺今日之難謂不出於講筵啟沃其誰信之又聞日人以榮相不能死不能守又不能扈　蹕以出焚其邸第又聞俄日爭東三省俄使回國慶邸輓留之不果又聞合肥實未來駐節山左有　旨促十日到京夜聞礮聲殷殷然甚遠有戒心作七律兩首疊前韻

十九日午後謁廖座師適有紀綱自都門來持到裕壽田裕澤生陳孝碩三函云合肥未到慶邸未能主持和議往見各國使臣美日兩國外皆未得門而入壽田丈為廖師覓得日本文憑並屬東文繙譯同文館學生徐士英到此照料師定於明日入都歸後聞閔學卿處有信知宗蓉初侍御亦仰藥自殉作七律二首疊前韻

二十日閉戶作詩輓王廉生前輩熙吉甫同年各得七律二首棖觸時事又得二首皆疊前韻共十三疊韻矣筆禿墨乾鼓衰矢絕不復能再唱渭城矣

廿一日午後偕子沂登紫極閣面南背城繞閣禾黍油油殊有野趣前殿院中拾級而登上為平臺臺有小屋三楹離立中供三教聖賢像下為閣閣頗似闕門之制正殿奉呂仙像上

有小樓亦可登眺龕側有銅磬斑駁有古澤摩挲審諦為崇禎六年製有昌鎮標下旗鼓旗牌及管作千總姓氏又有乾隆三十六年中敏恢復常住田記一碑中敏漢軍張氏此閣其曾祖昌允所建也距閣不數武為小蓬瀛內有八卦亭其後懸一額曰幻雲左右翼然兩亭夾之左曰凝霞右曰環翠金碧燦然輪奐尚新庭中有老樹一株樹旁一拳石土人以為仙香火祀之又東行至財神廟讀崇禎十六年撰師孔增脩記既自東街歸遇淮海昆仲略談知佩鶴有四律見貽歸寓讀之其昌平即事二首有云邊關野色臨燕薊比戶民風雜漢回不覺傾倒唱和諸什此為弁冕矣又申自延慶州來云州中國民尚未散 鑾輿西狩湘撫俞中丞之子其部郎及懷來縣某令曾忠毅之姪為前驅少年喜事不無騷擾旗軍及

武衛軍更如飛蝗入境所至蕩然天鎮縣知縣已自戕子丹甫輩可知其焦頭爛額矣行在從官寥落如晨星僅三十餘員萬紫齋一軍在昌平以南最為閭閻之害今駐南口聞軍律甚嚴兵有私鬭者即貫耳示衆所掠衣物聚而焚之尚不失為桑榆之補也

廿二日淮海有紀綱自京還途中衣貲兩次被劫洋人又驅之刈黍及釋歸作華語送之曰勞駕勞駕聞京南園民洋人日有俘馘大旗軍械首級車載而還昨有日本兵二千餘名出彰義門哀此下民將無孑遺悠悠蒼天何其酷耶午後佩鶴來薇孫昨有函達淮海述都門近事云慶邸沿途安設馬遞先於十三日奏報大概情形再於十八日拜摺迎鑾電致上海通告各省車駕平安京師無恙合肥已有復電望後自滬

上啟節月內當可到京慶邸已先與各公使會晤要挾四條一下　詔罪已一清　君側一索賠款一俟禍首賠款辦妥始能將　大內倉庫公署退出總理衙門議有端倪即可先交出辦公以上四款在彼族似不為已甚但所謂禍首者藏伏肘腋已成社鼠城狐未易罪人斯得即未易言歸於好慶邸又飭總稅務司赫德與洋人議招商領洋票至滬運米接濟民食此持久辦法可見殘局之未易轉圜也吾輩其填於溝壑矣

廿三日午後訪聘三益甫其居停閔厚卿及朱益齋前輩皆在座孟符出示家言云有　旨添派榮祿為全權大臣會同慶親王李鴻章從速開議毋得一誤再誤似有悔禍之機矣各國布置漸有頭緒摸金搜粟不至到處皆然西直門南平則

門北本為日本駐兵之地意大利兵新到割以畀之意本貧弱之邦飢不擇食各國唾餘搜括一空又聞徽孫請之慶邸立兩盖公司從洋人處領票招商貿易都中百物騰貴香油尤缺乏若從昌平販往可得倍稱之息糧食蔬果亦堪獲利厚卿云此間雁平書院中有董香光重修呂仙祠記舊縣有二經幢貫市有魏造象書院中匠役可往椎拓但兵塵洞議不到此耳

廿四日作七律二首

廿五日午後訪閔厚卿談良久閱厚卿所藏書云有錢叔寶摘錄六朝諸史典故手書稿本共六巨册急索觀之乃雲間錢穀字子壁又號後江非吾吳之錢叔寶也後江與叔寶同時亦博雅好古買王得羊彌可寶矣厚卿於宅後建樓九楹尚

未落成引往登眺閘北窗望城後虎峪諸山如在几案山後一峰高峙雲表云即長陵之主峰城中煙戶參差亦了然在目歸途訪韶臣聞今日州署捕得團民裔姓黃帶尚在腰際鞠訊不服揚言欲送都中聽洋人發落亦不懼其族父為之乞恩且强其叩頭仍作圜規以右手加額為禮此輩真愍不畏死矣夜驟聞槍聲如礔礰旋隱隱有炮聲作七律一首

廿六日黎明遣吳廚入都午後訪佩鶴過燕平書院欲訪董思翁碑絃誦闃然亦無應門之役廢然而返復信步南行折而東過守備署門外有昌平州免養馬碑記萬歷五年州官牛若虛立後有判官吳蘭吏目李麒等名氏下截剥泐無一字篆額尚完好道旁井邊一古柳圍徑二丈輪囷拳曲生意婆娑未盡徘徊久之歸後九皐自城歸知日人招商運貨給有

照桼及彈壓告示其文云大日本軍事警務長官柴為明白
剴切曉諭事照得國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爾號即須速為
購買糧食以便民生本長官恐有不法之徒從中滋事特派
兵周流以查爲爾號保護如有持有粮食之戶以糧食賣爾
爾須收買不得推諉買了即將其粮米轉賣與小民以便周
轉此事爾號務與持平交易總以便民為主不得恃强居奇
本長官實深厚望焉大日本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嗟乎宛其
死矣他人入室家國同悲可為痛哭又見廖座主致淮海一
函云合肥廿一日坐安平輪船北來廿七八准可到留京各
官合疏請　皇太后　皇上回鑾慶邸領銜又聞洋兵有至
保定勦義和團之舉九皋云洋人令各胡同毋得藏匿義和
團互保連坐此輩恐無噍類矣夜作七律兩首

廿七日作七律兩首

廿八日作七律二首

廿九日早晨訊傳燕子口教民將與城中富室朱氏尋讐以其為團民主謀也州中道人往解散池魚之殃不無惴惴薄暮吳廚歸帶到薇孫一函購書一函薇函云慶邸得合肥來電廿一日乘安平輪北上計可到津和議在滬電商各外部已有端緒俄人已將譯署讓出為開議地步敬子齋尚書奉行在諭旨署步軍統領日本聞信次日即退出提督衙門順天府亦退出崇相雖添派余棍尚在保定亂民京南京東一帶到處屯聚已定計派梅東益徐得標兩軍痛剿先期示諭解散脅從城中美界安堵如故市肆全開人心靜謐又得又申函云京尹已派大宛兩縣諭令近畿各莊保毋得容留團

民等獲即行送辦使五月初旬拆毀鐵路時即如此辦理聶
功庭一軍足以了之養癰貽患誰之咎哉麟書廿一日洋兵
出德勝門始還龍王廟再移永安觀衣服書籍毀棄一空求
仁得仁又何怨焉英界軍律不如美日之嚴敝居尚時有洋
人入室搜括但青鐘之外無長物可持贈耳西鄰趙尚書第
又西為瑩宅屋廬之外盡歸烏有攘臂隨洋人之後者皆回
民也德界騷擾尤甚宣武門大街將為屯兵之地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佩老廣廬岌岌不免作七律一首

三十日得七律二首

閏月

初一日自城來者云啟映之尚書為洋人所得將甘心焉始知
其並未隨扈亦未見機遠避老悖至此死何足惜但辱國耳

又聞佩老派留京辦事曰晡有鳴槍於途者執送州署笞之千餘釘鐐收禁可謂雷厲風行矣乃夜十點鐘時即在敝蘆巷口轟然一聲屋壁皆震急起披衣聽之寂無人聲但遙聞犬吠而已此擧出人意外必有宵小伏匿意圖一逞涓涓不息將成江河靜言思之彌復可慮作七律二首

初二日昨夕之警不勝漆室之憂作一札告佩鶴請其轉告許州牧午後佩鶴以將入都來話別坐庭中談有騾逸出街門而過賓主愕眙未能控勒女居停有責言是真欲使舜牧羊矣不禁破涕為笑作七律一首

初三日阿和隨佩鶴入都午後至東街散步由南街還途人執日本勒太平莊告示聚觀就視之其統兵官姓苑大旨以日兵採買糧食為莊民所害遣師問罪於良民無涉云云薄暮

詔臣挈其子若孫來其孫方三歲倜儻可喜與之果餌𩞄拱揖老人不覺開懷一笑旋而思之則又悲從中來淚如綆縻矣溫庭筠詩云搗麝成塵香不滅此恨此生茫茫千古

初四日吳廚之弟吳三倉皇至昌平持阿和東云殷柯庭比部宅洋人據之改為安立甘教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洋兵先至剽掠教民繼之衣物搜括一空惟書籍碑版尚未動從此青氈之外別無長物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淮海閣之駭甚均來慰藉余平生黃金擲虛牝創鉅痛深如此此次已數見不鮮皆墮甑不顧但時時拍撻一聲瓦片已成堆矣作七律一首

初七日辰刻展軨回京未刻至清河大閘伯葵前輩腐舍花戶賈宅留一函以殷宅被佔事告之申刻至龍王廟寺僧出迓引至禪堂傢衣瓶缽劫掠一空余寄存翎冠亦化烏有滿地

字紙振寺僧云麟書衣裘六十餘件及書籍皆寄此亦蕩為煙塵矣日已斜曛急驅車入德勝門無誰訶者日人所佔之境熙熙攘攘往來如市至西四牌樓東為法佔西為意佔觸目蕭條幾無人迹至西單牌樓暫為英界雖有人烟亦甚寥落至寓欲先見洋教士適逢其上馬出立談數語揖難退去入室周視麥秀黍離不堪回首書籍碑版尚無遺失并位置亦未動惟銘心絕品之開元善業埿竟如金杯之羽化矣其餘長物無一存者甁之罄矣何以為炊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鞠延之戚任姓字益之住余書室中察其神情必非善類請其移至南屋堅不肯讓阿和厲聲抗辯始怏怏襆被去中夜百感塡膺雖入睡鄉神魂顛倒途中見誦範所携　上諭兩道一命李鴻章便宜行事不為遙制一飭痛勦義和團務絕

根株使早如此辦理奚至於此又見合肥致直藩廷雍電信嚴懲逃勇通飭順直各屬將義和團改為練勇如有不遵即以軍法從事又聞道員譚文煥率團匪千餘人闖至保定省城廷方伯執而戮之譚亦參革又聞逃勇至某村莊有老道挺身出集資治具供其飽餐臨行又資以餱糧得不騷擾而去各州縣長官行尸走肉殆不如此羽流矣

初八日從佩鶴處聞合肥初十日可到京可謂珊珊來遲矣午後洋役失一炊銚在任姓房索得之頗有後言余亦往覘見平時所用煙碟及皮冠煖帽皆為其所攫取兩官箱甚沈重疑善業遝及文房各物亦在其內善言婉導堅不吐實同在患難之中且係同鄉未敢咄咄相逼惟將所見者取歸而已阿和至昌平再四託之乃竟監守自盜喪盡天良柳何可數

初九日晨起聞任姓與阿和詬誶聲其言瑱耳奴子輩入室搜之始知書室中物洋兵分毫未動皆為其如取如携而去搜出茶葉藥餌紙墨等頗善業逕造象在被窩中搜出即奴子之衣服亦為其攫去其餘乾沒者尚不少余且笑且憤不能再忍持真賦痛辱之意其難隱忍居此矣乃即往請佩鶴乞憐歸後又至廚房索餐有覥面目蕩無廉恥真濫小人之尤矣日晡洋人以名刺請往談其刺鄂方智三字探中國音余先謝其保護書籍又告以中國下位亦有讀書明理之士吾廬長物墮毀不顧惟聞瓷器尚在請其給還居然應允即導余往檢點亦十存三四而已

初十日得薇孫回信云合肥仍未到和局甚為棘手旋得佩鶴函云德統兵官瓦某率兵萬餘人定欲入都以兵事自任噫

中國瓜分之禍近在眉睫矣在任姓房中見一醴泉銘寶光煜然即非宋拓亦元時拓本也此必譜經先生舊物寶王大弓其忍竊諸又一懷仁聖教序亦舊拓

十一日寫開成四年王斌造經幢一通當羣盜入室時奴子以衣服十餘件寄東鄰葉姓僅取歸皮衣兩襲其餘皆為乾沒昨任姓又攜一漆篋去今日又索還一被一褥中國人心漸滅如此宜其不國矣

十二日訪對門勞君久談故兩廣總督勞公之孫示本月初六日 上諭一道莊親王載勛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均着革去爵職端郡王載漪着從寬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并着停俸輔國公載瀾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交該衙門嚴加議處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刑部尚書

趙舒翹着交都察院吏部議處又有　旨令崑岡諭祭克林德一壇靈柩出京着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回國後著呂海寰再諭祭一壇又　電諭兩道一謝俄先撤兵一惋惜德使又聞各國漸可就範惟德音不嘉必欲端莊議辟又欲割我山東全境錄開元殘經幢額一通

十三日錄鮑陂里石幢一通

十四日佩鶴來談知有　旨責在京大小臣工不能隨扈着各部院堂官遴選得力司員迅赴　行在責　內廷諸臣尤嚴切又聞　鑾輿有西幸長安之說棄故都如敝屣吾儕小臣其淪為異族乎錄宣和四年西都汀里石香台記一通

十五日錄咸通六年青龍橋朱氏石幢記一通泰和三年譙國婁氏功德幢一通洋人在路南小胡同中為瘋人械拳旋拘

之去嗟乎今茲北方蠢蠢之民皆瘋人也執政亦瘋人也始
爲爽狗繼爲黔驢卒至鼠竄蝟縮七國之師長驅直入無能
以一矢加遺殆瘋人之不若矣
十六日聞洋人在西便門北宣武門城牆内另闢一閭閻容人
出入錄法度寺真言幢一通
十七日聞對門勞宅言美日分兵勦圍日兵至延慶州亦有至
昌平之說函告佩鶴請其轉達許東著先事豫防錄開元廿
六年龍興觀道德經幢一通
十八日東佩鶴書還知鹿傳霖入軍機松壽調蘇撫錄開元十
四年丹陽縣造象經幢一通
十九日昨聞誦範赴昌平有接眷之意又聞曹吳翁潘耿五家
亦將自延慶州結伴回京乃命阿和隨誦範北去途中察度

情形如往來不禁即賦還歸之什聞合肥到京廣賢良寺

二十日子沂姑姪於日晡時回京不勝喜慰昨急就章一夕束裝盡携行李入德勝門亦無盤詰皆奴子之力也錄稽古寺開元十五年經幢一通畢共七葉

廿一日在門口見一童子挑故紙數十冊止而檢之皆天水尚書物也雖有舊本皆殘闕且水漬書林浩劫真可歎息在佩鶴處見　諭旨兩道一為七月二十六日罷已詔又一道二十八日求直言錄咸通四年王剏造經幢一通又無年月一通

廿二日錄皇祐三年白衣廟經幢開元廿六年靜山庵經幢各一通

廿三日聞奴子歸言洋兵至保定宮軍不戰敗以省城奉讓約

毋擾民此尚不失為下策保定為秦晉通衢其意可見恐太原西安皆非樂土也錄元和理番廳經幢大中二年扶風馬氏造經幢各一通夜校咸通八年南翔寺經幢

廿四日錄南翔寺經幢畢又錄十四年蕭王祠經幢一通夜校梅李燕支墩經幢閲對門勞君移寓至城南美界英官以有傷其國體面不允勒令移歸

廿五日閲合肥移文各國公使廿七日開議各國不允聲言非先得羣山不可天壤雖寬將無置身之地自貽伊戚嗟何及矣錄燕支墩經幢畢又校唐大中二年破山興福寺兩幢畢

廿六日錄破山興福寺兩幢畢

廿七日錄大定十九年涿州清涼寺經幢一通

廿八日重錄涿州幢一通元氏幢三通

廿九日重錄經幢四通

九月

初一日得伯葵書已還西斜街舊寓約午後往談云洋人需索過甚和局難成不如速歸合肥師相與獻杏蓀宗卿集貲為義渡之舉京官之羈滯危城不能具行裝者祇須自僱車至潞河由通至津由津至滬輪車輪船之費皆由義助昔聞難民今為難官兩公高誼誠可感但如此還故鄉與魏公晝錦何如雞首邨非所顧也重錄成化十九年殘經幢一通

初二日重錄獲鹿經幢二通

初三日至佩鶴處久談云紹甫同年希廉短衣買鹽花生度日圉子先生至此真不忍聞矣重錄獲鹿經幢二通

初四日至賢良祠謁合肥相國未見見其幕中三楊君莘伯蓮

甫兩前輩及儀卿觀察也詢義渡之舉云自京至楊村一段尚未定議聞剛相殁於太原死已晚矣一路自前門繞道而北東四牌樓以南滿目荒涼不勝黍離之感翰林院已付焚如其西鄰為鑾儀衛亦為洋人所佔滿街破紙皆印文公牘

初五日重錄獲鹿本願寺經幢一通

初六日重錄段公祈嶽降雨頌石幢一通子沂歸言剛相呑金自盡皺左丞中丞亦雉經死毒流兆姓禍延宗社溝瀆之殉庸足蔽辜

初七日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紀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萬民傘美界繼之德兵殊獷過甚亦以此媿厲之城內英界美界居民舖戶無不紛紛致聲昔則扶及尋讎滅此朝食今廼忝顏媚敵載道口碑北人真無心肝矣重錄萬歲禪院四至

石幢一通

初八日重錄琛公塔銘一通

初九日徐供事來告以館中大庫書籍即古金匱石室如洋兵退出禁城即須派吏輪班值宿莅南來久談云日本使臣及統兵官因待中國太厚爲其國主撤歸此必各國有責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跡然而中國苦矣義渡今日見知單即不願歸者亦須書明姓名住址人丁幾口經士函來告云歲終當有辛盤之饋實則撫郵而已昔聞難民今有難官能無短氣重錄理公塔銘一通

初十日重錄珪公塔銘廣惠大師經幢各一通昨莅南云慶邸回京往晤各國使臣日使教之云爲中國計第一請停戰第二急派兵勦義和團無令他國代勦失自主之權畿輔州邑

得不致大遭蹂躪者此兩言之力也爲我謀不可謂不忠宜各國之有後言也

十一日重錄天寶經幢一通殘幢五通

十二日得佩鶴來送至鳳石一函云七月廿二日單車出平則門至黄村遇徐花農曾慕陶沈紫梅春麕皆徒步八日而達保定家人相見再慶更生八月十二日挈春至德州適聞召赴行在之旨集貲得千金以七百金贈家三百金作途費閏月初四日自德州起程十六至太原則　鑾輿已幸陝復將隨蹕入秦此信閏月十九日自太原所發也

十三日訪莒南經士薇孫皆見之知洋兵至保定教民在獄中者出獨地方官袒庇團匪自護督廷紹民而下藩司高驂麟首府陶式鋆清苑某令又一協鎭一城守尉皆被執各國請

命於德將軍瓦洛瓦批示云即行正法皆被戕矣惟沈子敦觀察未及於難逮至津門待訊又聞僕孫公園德館有一童子飛擲磚瓦拘其四鄰李𦲷城侍郎及茂如之妻舅溫東甫皆鞭背至數十𦲷公絕而復蘇京朝大員被辱至此尚復成何國體又聞北人無知者尚有在街溲便德人見之即開槍日有轟斃者今日石駙馬大街口有寶局英人往捕二十餘人皆牽之去一人拒捕亦為槍轟垂斃此皆禍由自取不足惜也又聞德人主瓜分之議俄英美日皆不願惟俄已踞東三省地泰半德人以此為詰難俄人立即交出合肥相國已奏派綽哈佈往收地以此觀之各國尚非不願和但即使言歸於好中國固不成為國吾輩亦無生理矣又聞瓦酋住儀鸞殿人勸合肥往見云我一覲　圓明園言官即參我至於

交部嚴議若至　保醫殿吏授人以口實矣僅屬邵騤軒侍郎往反首以官小拒未見

十四日重錄崇國寺幢一通常樂寺幢二通

十五日余初度之辰五十二年備嘗荼苦至今日而將為亡國大夫坐困危城如淪異域與室人牛衣相對揮涕霑襟不堪回首午後宣武門外東首煙焰沖天子沂歸云當在琉璃廠西河沿左近德人修拋磚之怨縱火焚民居蠢愚鹿豕愍不畏死然亦酷矣重錄唐本願寺經幢二通

十六日重錄殘經幢一通內侍省眾寮經幢一通

十七日復生來久談慮西華門內養蜂夾道城破之日洋兵殺人無算綺華館機匠蘇州搶鶯十一人杭粵各有遺劫者但聞槍礮轟擊聲婦稚呼救聲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驅華人舁

而埋之畚鍤既畢即將舁屍之人盡行擊斃亦埋坑中旗人多舉火自焚或闔室雉經大約禁城之內百家之中所全不過十室今高門大宅尚有虛無一人而遺屍未斂蛆出戶外者雖青燐屑揚州十日記何以過之相與太息重錄唐殘經幢一通

十八日錄保唐寺毗沙門天王燈幢贊一通重錄乾甯元年卧龍寺幢一通

十九日作印若一函并唐善業埿造象交子沂帶歸屬印若售之同好為亡兒謀窀穸洋人挨戶命點路燈

二十日廚下水甕堅冰已厚寸許篋中無薄羊裘仍禦舊緼袍內襲絲棉襖一件猶是三十年前慈母手中線孤兒不肖一寒至此俯仰今昔不覺愴然涕下錄開元寺經幢二通

廿二日得楊彝卿函云有滬友問訊約往面商將伯助予殆允之也至佩鶴處聞德人分三路進兵入秦將要　聖駕回京

其略定保陽即是此意不出鄙人所料也又聞廷紹民之死

洋人云以中國之辟代國家行刑不以搶斃藩臬以下尚未及於難又聞張薌濤劉峴莊兩制軍袁慰庭中丞共籌二萬五千金以五千濟行在各官二萬津貼京官明日在省館會議

廿三日至賢良寺見楊彝卿出示滬上公函康吉允之傳語詢鄙人蹤跡並送籌濟餉白首窮途久爲人所賤簡兩君獨於三千里外存問古誼可感即與彝卿酌撥二百金擬以百金歸翔緣崑相款以百金度歲

廿四日奴子至邑館送信道出德界夷奴驅之作苦至暮始放

歸錄天慶八年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一通無年
月殘唐幢二通
廿五日程心一自西泠書來問訊錄無年月唐經幢一通汝州
殘幢三通
廿六日閱邸鈔有　旨授端郡王載漪為軍機大臣天未厭亂
吾輩不知所稅駕矣錄大中祥符乙卯南禪寺經幢一通元
殘幢一通
廿七日錄唐崇聖寺晉法行寺幢各一通夜錄慶歷七年殘幢
一通王覺文并書
廿八日至大街閒步一門之市無所不有皆傑人之貨也錄大
中十二年劉景學造經幢一通元神通寺興公塔一通
廿九日栩緣贈崑師梅訊留篋中半年矣不獨鄁人攜以避地

饔飧賴之即漢于亦藉以分潤今日始得允之款彌縫罅隙倂歸云其紀綱猶有額外需索中國官場習氣如此若不知在危城者真末如之何矣錄無錫崇安寺東幢一通

三十日信步出宣武門閱肆以京錢一千文購衛景武碑一本雖非舊拓亦非近日椎氊也又見舊坑青田石章三方絕佳予以一金不售書籍絕無善本幷多殘缺至潘家河沿訪景旭林談極久云七月中旬曾兩次欲至龍王廟相依避地前三門已下鍵其後得進海岱門車騾又被劫竟不能達又見張劉袁三帥津貼京官章程以二萬金上自三品京堂下至內閣中書在京者按股均分旗人駐防外省者亦與焉又以五千金助漢官赴　行在即由濟急會渡船赴滬溯長江由鄂入陝至鄂香帥尚有資助又訪瓛仲知洋兵至延慶州頗

肆劫掠閻邸抄鳳石升禮部右侍郎

十月

初一日亡兒化去適四年矣今日爲其忌辰市無香楮并不克致一杯之酹惟夫婦相對涕泣而已錄崇安寺西幢座一通曹娥江殘幢一通

初二日錄常州太平寺幢一通棲霞衡陽寺幢座一通

初三日度門無事檢點篋中長物盡作金杯之羽化五百經幢館圖兩幀一爲子縱同年筆一建繖所作兩君皆已作古人無從補繪此等物洋兵土匪視爲土苴必歸夫已氏之橐無疑義可恨已極錄衡陽寺幢座第二通

初四日錄棲霞衡陽寺幢座第三通天寶三載陁羅尼呪石刻一通又重錄永壽鄉姜村石幢一通閻邸鈔廖座主開缺

初五日錄陽字金剛經幢一通大和六年百塔寺幢一通
初六日錄大中四年元存劭幢咸通六年曹彥詞幢各一通
初七日錄承安四年幢一通本願寺遇公經幢一通
初八日旭林來聞洋兵已入晉境斥堠騣騣及於平遥太谷錄
乾甯乙卯慧峰禪師靈塔記雍熙四年法興院幢記各一通
初九日佩鶴來談聞洋人至昌平州限兩點鐘索犒師五千金
許東畨刺史悉索敝賦得三千金不允焚其官廨閔摩卿家
稍被搜括延慶州秦君出境犒師獻一千金得免
初十日錄泰定二年清忠明德大師敬公塔銘一通
十一日錄琅邪書院殘塔銘一通景祐五年開元寺經幢一通
十二日西鄰鄂教士約往談云來中國十餘年矣河間永清皆
有教堂有三學生欲延良師授以中學屬詢鄙人敝門無事

何所消遣余逆探其意告以南北口音不同北方之學者非北人無從謀授其詞令甚簡嚴偶及交涉皆不答錄建隆二年社錄馮彥經幢一通閱邸鈔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端郡王載漪革去爵職與已革莊親王載勛均着暫行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發往盛京永遠圈禁已革怡親王溥靜已革貝勒載瀅着一併交宗人府圈禁貝勒載濂業經革去爵職着閉門思過輔國公載瀾着停公俸降一級調用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着降二級調用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本應從重嚴懲現已病故免其置議刑部尚書趙舒翹着革職留任已革山西巡撫毓賢着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

十三日午後至大街小步在冷攤購得抗大宗雜著七種函內

屏入會稽三賦一本湖海樓雕本也又黃霽青全集十二冊
共四千文先哲九京能無短氣又一有正味齋全集予六千
文未售錄開元廿六年經幢一通
十四日錄壽昌五年大憫忠寺慈智大德幢記一通
十五日錄太康二年盤山甘露普濟寺幢一通
十六日錄至元廿六年真空大師堅公塔銘一通
十七日錄華岳廟題名右幢燈下又錄一殘經幢此幢先序後
經經中有呪一如舊式而上截又刻陀羅尼呪上下截自爲
首尾上截之第一面當下截之第四面經序起處皆缺五十
餘字前無位置之地牛毛繭絲息心澄慮竭盡目力至漏下
二刻始略得其條理可憐無益費精神徒自苦耳
十八日訪段春巖同年各談瑣尾之況其家避地房山僧院八

月中始回京寒裘寄長生庫亦歸烏有又知崇鶴庭同年亦殉難與熙吉甫寶禾年可爲已丑三仁焉在城內荒攤購得藍地朱龍彩碟十件京泉十千文又在城外得吏部南曹石幢一通廖州智城山碑一通舊拓圭峰碑後有道光廿五年劉寬夫先生跋其題簽云道光丁亥重裝於蜀神采煥發的真 國初拓本三種共價銀一兩五錢在承平時雖十倍之值其可得乎昨釋殘幢未畢燈下復摩挲久之始脫稿

十九日至西長安街口得石刻二通一爲聖武年范陽盧嗣治墓志當是新出土者安史僞朝又增一種一爲宣和六年李邦彥造幢在河南孟縣求之十餘年未得者不意流離瑣尾中得此爲五百經幢館補闕回京後第一愜心事也

二十日佩鶴來談携示滇南畢辰臣新得醴泉銘一本明初拓

也氣韻尚存筆畫已多失真處又梵鏡一面中為準提象四
邊環刻準提咒背為梵書外復以嵌金細字周圍釋之咒象
並鍍金制作絕精審其筆跡當是元明番僧之物愛不忍釋
請留置案頭摩挲旬日又出示鳳石函係致我兩人者云西
安大小官員皆有津貼二品每日三兩半遞減至五六七品
每日一兩五錢隨扈者軍機榮中堂王中堂鹿趙兩尚書滿
侍郎英年桂春溥興繼祿漢侍郎惟鳳石及葛振卿而已小
軍機陳邦瑞甘大璋鮑琪豹楊壽樞郭之全段書雲左紹佐
連文沖易貞曹垣其餘翰林院十餘人六部七八十人都察
院三人九卿三四人又以一函致康民云有二千六百金存
仁昌如尚在窖中欲酌提千金為同鄉津貼午後得獅卿函
述王潤翁以二百金見貽交銅井由楊彝卿轉康民手付下

又云銅井集二千金允之與鐵英集二千金共四千即日寄康民爲蘇府同鄉津貼鳳緝兩公好行其德已屬爲人所難允之以寒素傾橐尤爲豪舉足爲吾黨生色又得君九一函索蒿隱遺稿亦能承家學之佳子弟也錄雍熙四年李超自建墳幢一通

廿一日夜錄大觀元年唐楚二體幢一通

廿二日至宜荊館謁徐子靜年丈丰采甚都議論風發想見此老優游安命之樂云七月廿二日即從刑部獄中出始居香爐營爲德兵所擾遂移至此至大街閒步在荒攤見大歷十三年李休墓志未攜一文殺攤者堅請攜歸曰未有講究金石家而乾沒人片紙者殆亦市井中之錚錚者矣

廿四日錄貞元十二年經幢一通日藏摩尼之寶作日月藏所

見經文惟此一本

廿五日錄廣明二年焦山道德經幢一通

廿七日爽秋雨子衰經踵門來見稽顙流涕長字仲默次字叔渾英英靄爽談次不忘家學爽秋爲不死矣云藏書百餘箱當致命時盡爲亂軍所劫由內達外門窗洞然即以君九一函付之萬隱遺稿忽檢不得爲子沂帶南矣錄京兆府雲陽鎮經幢一通

廿八日佩鶴來談云從直報見盛杏蓀大理劾毓賢一疏淋漓痛快又有爽秋請勦義和團一疏據云先後凡四上章禍胎即基於此矣又云康梁在長江一帶句結會匪其所散之票一名富有一名貴爲取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二語並藏有爲二字不啻自寫供狀矣錄曳湖太白廟經幢一通貞明四年

金剛經幢一通唐無年月經幢一通

三十日至西單牌樓北購得米元章阿房宮賦一册值一千

十一月

初一日出城以四千文得常南陔中丞重摹歐書小楷千文後有虛舟覃谿諸家詩跋此帖為焘更小楷第一常摹此本為歐書摹本第一佩鶴見之遽云何其呆鈍真不能贊一詞矣

初三日錄天寶元年吏部南曹石幢一通此本即前日荒攤所得初以重分而置之今詳細摩挲始知下截有題名八面泐其半尚存其半王氏萃編亦未錄蓋碑估惜紙往往不拓也然則多一副本不為無益矣

初四日錄西明寺經幢一通

初五日錄天歷二年西溪慶公塔銘一通

初六日訪康民由東西長安門穿馳道而過端門洞開各國兵弁車馬紛馳不絕小臣非敢隕越御者趨捷徑如鶩難禁之亦不從也各處宮牆往往開一便竇任人出入馮軾長歎見約款十二條係康民從譯署傳錄者一克林德被害處立碑一被掘墳塋立碑一日本書記杉山彬須恤以優榮之典一禍首分別輕重儘法嚴懲一各國商民教會所失財產皆由國家認賠一此次戕害洋人起事之處停鄉試五年一嚴飭各省督撫諭禁官民不得與洋人為難違者地方官革職永不敘用該省亦停鄉試五年一停運軍械一削平大沽炮臺一都城使館留兵駐守自京至津海口開一暢行道路各國留兵防護一洋人所居界內若干里不准有華人雜居一重訂通商約章一改覲見禮節大旨如此其中分合或有舛漏

記不甚清此不過舉其大綱俟　電旨允准再當逐條紬繹詳細開議賠款據云四百兆較馬關又增其半此後中國度支盡入漏卮僅免於亡國處地耳歸後錄正統十四年大雲慈禪師總持經呪幢一通

初八日錄至順元年英辯大師塔天福四年太原郡小娘子幢各一通

初九日得佩鶴書知約款十二條已奉　電旨允准十二日畫草押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燕雀君臣皆如此詩矣錄宣和六年李邦彥幢一通

初十日昨日在書攤見吾鄉韓桂舲司寇還讀齋詩二十卷續集四卷以五千文得之韓氏一家三世之集余皆得藏之搜訪之勤過其孝子慈孫矣錄金奉和二年蔚州石佛寺幢一

通臨湖寺梵字幢景祐大觀香幢各一通

十一日東佩鶴借直報及北京新聞彙報見爽秋三疏忠憤激發讀之流涕其一請責成榮祿勤園匪並舉樊雲門桂月亭陳孝碩黃伯香王梅岑五人助理名曰且勦且撫實則壹意主勦其二請保全使館為他日轉圜地步已知主勦之說不能行矣其三則直劾首禍諸臣崇信邪術誤國殃民請誅大學士徐桐榿臣剛毅啟秀趙舒翹𥳑臣裕祿毓賢武臣董福祥以謝各國事定之後宗社無恙即請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三疏皆與許竹篔侍郎會銜猶憶六月下旬縵盦來敘廣余詢爽秋作何狀頗有責備賢者之詞不知其披鱗抗疏已一而再矣其所言則陽九實錄亦盡言之使當時改為條陳同時並出不將從亡友於九原乎臣無大小致身則一

媿兩公矣錄金幢兩通

十二日訪振青同年談極久仍有左袒徐剛之意爲之大聲疾呼至穎芝齋亦長談云洋兵至延慶州秋毫無犯前此所傳皆謠言也昌平即不免擄金搜粟懷來密雲則糜爛矣延慶所以獨全者以德兵官在懷來師次中煤毒殞徵飲具皆桐棺三寸乞諸其鄰延慶州牧秦君以美材進德人感激過望禁止焚掠所以報也燈下錄殘經幢一通

十三日錄唐景龍三年幢一通無年月尊勝呪石刻一通宋景祐四年景德靈巖寺幢一通昨所錄殘幢似曾相識及細繹起訖闕文始恍然大悟即上下截兩呪幢舊錄一本六面缺首尾兩面此本則僅存三面非一手繕錄必重出矣官書經眾手所成必無善本即坐此也然此本序末空處有五禩二

字前一本未能釋出亦未可以重本而弁髦之
十四日讀劉峴帥等聯銜請止西遷疏大旨謂偏安必不可成
京師必不可棄自古國家多難遷都必敵人不能懸軍深入
即深入亦不能持久始可立國圖存今聯軍謀堅勢盛不畏
數萬里海程豈憚數千里陸路以彫敝荒僻之秦隴供萬乘
百官之資糧勢將不給以屢次挫失之弱兵禦合從連衡之
強敵亦必不支請明降　諭旨布告天下俟畿輔稍定即行
回鑾以定人心而安大局老成碩畫可補艱危中國之不遽
瓜分賴疆臣尚有人在耳錄大定二年韓珪幢一通延慶永
興軍都部署幢一通素公幢一通皆端老四藏石也
十五日錄金幢四通亦午橋藏石
十六日錄托活洛氏石幢四通一唐刻一遼刻一金刻一元刻

十七日至瀏陽館訪旭林沿途瀏覽得漢四楊碑雙鈎本四楊者楊統楊馥楊震楊著也後有上海徐紫珊跋兩行并摹晉府書畫印又有天津樊文卿藏印共京錢二千不抵當時裝訂錢也又得孫思廉墓志一册劉子重藏本此誌本在陝中畢秋帆尚書携歸靈岩山館今石已佚此本為鴻寶矣索洋一餅又本願寺三門碑翦裱本雖亦殘闕精彩未損余有新拓一通此本尚是道光前物亦擬得之又見析里橋郙閣頌字體光潤轉不如近拓之道古而後有黃小松錢竹汀王懷祖三跋的係真迹索番餅八元予八千未售燈下録濬州司候墓幢一通亦午橋藏石

十八日至大街見北雍本殘史四函内遼史一函尚全索八千與四十未售錄午橋所藏金龐忠言趙公亮劉公佐三幢閣

邸鈔見劉峴帥等聯銜諫止遷都一摺一片都中臣民日盼
鑾輿之還不知疆臣抗疏力爭已至再至三矣
十九日錄艾宏句阿王劉瘦兒歸仁鄉劉公經幢共四通
二十日候旭林同謁崑相師初出由西華門進穿西苑渡金鼇
玉蝀出後門一路廛肆盡付焚如八旗閥閱無不自內達外
曠無人居此次旗人肇禍受禍亦旗人最酷東四牌樓一帶
則百貨駢闐如入五都之肆與旭林出汪家胡同即步行沿
途閱肆所見貂狐鼠獺名衆以十百計文房玩好之物雜龐
珍貴之需無所不有然其價倍於西城亦浮於城南也僅購
得侯朝宗陳其年合集一部四千文
廿一日錄殘金幢一通又李訓紀宗安瑶三幢托活洛氏藏幢
二十一種並寫畢以唐槃公陀羅尼石刻及李訓龐忠言三

石爲最精潁州司候幢亦略有考據此外皆村農不識字者所造僅備箸錄耳

廿三日訪莅南遇穎芝適經士亦在坐倚爐共話知城外刼案層出戕仲所設肆中前日當張燈之後有三洋兵闖然入室搜掠銀錢戕仲並爲所毆穎芝云刼案之多由於撤協巡公所公所之撤由於五城掣肘皆陳玉蒼爲之厲階今玉蒼升署府丞轉可置身事外而城南商民騷然不安矣又聞今日城內美界亦有法兵八人闖入民家美巡捕出而擒執逸其半獲其半已解送法兵官不知作何辦法也歸途見文古齋帖賈有黄山谷贈覺真長老詩刻於廬山歸宗寺者諸家皆未著錄索六千文即攜之歸

廿四日耿伯齊來贈急就篇拓本一通松江府學石刻另以裱

本一册並澄清堂帖三卷屬題澄清祖帖舊藏南海潘氏海山仙館者介春督兩粵潘氏獻之幕府後歸李香巖丈其子遠辰不能守今為虞山邵伯英前輩所得此本則耆氏摹刻羅紋牋蟬翼搨亦甚鄭重錄天寶十一年曹文玉燈臺銘一通光啟四年龍興寺殘幢嘉祐六年千佛殿殘幢遼天慶十年郭仁孝頂幢各一通

廿五日經士來談云新得宋拓王聖教有汪退谷跋以歸再韓滙豐洋行掌櫃吳友麟欲以三千金購韓滉畫牛有 高宗純皇帝御題者

廿六日閃渭卿楊九皋偕來云洋兵至昌平已四五次頗肆剽掠富室朱氏受創尤劇九皋所置健騾四頭皆被刦去閃氏亦避地鄉居矣錄京師無年月幢三通一在慈仁寺一在憫

忠寺一在城隍廟皆昔年藝風所貽以酬鐵花館叢書兩部黎邱之技至今思之猶覺可笑

廿七日造經士寓見萬鞠坪携沈石天顥楊湖八景圖求售前有趙靈均小篆引首又有金孝章序蔣鈛賦八景但記第一圖為先隴白雲楊湖即吾蘇之洋澄湖也自是桑梓故物經士又出示新得書畫金冬心畫梅花立幀超入神品又分書立軸及羅兩峰畫佛次之劉石庵陳玉方祁文端諸家書又次之又見　高宗純皇帝御書佛經及米南宮山水有顧阿瑛張青父文壽承跋皆未得米畫則贋鼎也適藥階來亦欲自炫其鼎偕至寓齋傾筐倒篋而出之以瑶華道人及查二瞻山水冊葉為冠其餘等之自鄶瑶華道人者　本朝宗藩名宏昕號恕齋又有山水八幅署款為光国又有阜山印藥

階以不知其人不甚重之實則書畫皆入能品惟紙色黯淡
僅存駿骨耳評隲甫畢經士偕再韓來同至大街流覽藥階
云有昭陵碑六十餘種在某肆訝其多亟往視之則獻陵諸
碑及關中他唐刻咸在焉且新拓半截是坊肆最下之品始
知藥老於此事尚係門外漢無怪其所得醴泉皇甫各碑皆
翻本之最劣者也燈下寫陶然亭石幢一通
廿八日大街閒步見米南宮自書詩冊宋帖之佳者也後有祝
希哲沈石田諸家跋問價河漢而無極一笑置之鐙下錄天
會五年仙露寺經幢一通
廿九日聞草約於廿四日已用　寶　聖意不撤兵不回鑾外
人之意不　回鑾不撤兵正在相持也又聞南皮有密摺請
移蹕暫居襄陽關中不可偏安何以襄陽遽可　駐蹕邪

十二月

初一日佩鶴來談出示濟急會公函幾職尚有口數粥京官以各部司務及正指揮為止此外亦別有大龥不至向隅也

初二日在大街見端華寫佛經手卷亦鈐山瑤草之流亞也燈下錄開元十六年楊淡造經幢一通

初三日在保安寺街以一千文購得咸亨四年鄭惠王石記萬歲通天元年常粜墓志此二石皆在潞安府唐刻之致佳者今日不虛出矣又見中和堂殘帖內唐人寫經可入百衲帖論價未諧又在一貫堂肆見新書兩架皆鉅編選得湘中刻潛研堂全書一部丁松生刻武林掌故叢編一部皆索值十八元許以八元一部云有主者須往商榷期以三日歸後為伯齋跋澄清堂殘帖急就篇兩首

初四日錄東平州心經幢一通
初五日錄趙立本書經幢一通
初七日往佩鶴處誦範出示宋拓禮器碑清朗可觀决非近拓但筆力稍弱墨色尚新頗滋疑竇既而恍然大悟孔林漢碑惟韓勑有新翻本可亂真此本是矣歸途得吳江水考一部明吳江沈啓撰四庫著錄阿和在城南携歸淮南公豫州刺史杜君墓志一通有顧文鈇蕉窻藏印此石據孫氏訪碑錄在河南寶豐縣極為希覯僅索七千文可喜也
初九日程心一自浙垣書來問訊並貽五十金其詞懇摯師生之誼逾於骨肉不獨嘉貺可銘心也錄金貞元二年聖惠寺慈氏院海公幢一通
初十日燈下錄開元九年淄川龍興寺殘幢一通

十二日在宣武門購得虞山蔣廷錫楊孫青桐軒集六卷宿松朱書字綠杜溪文集九卷一為鄉先哲一在禁燬之列皆可寶也又汲古閣刻南唐書一部共十二千

十三日得經士書贈羅兩峰畫佛他日皈依此為先導又借閱楊湖八景圖細讀蔣仲雝賦其地在淞泖之間非吾郡之洋澄湖也賦中五茸誤作五葺殆非真迹錄咸通五年醴泉縣唐家材經幢一通大中十年薛志題造經幢一通

十四日前所得淮南公杜君墓誌絕似陸先妣碑但陸碑稍有寒儉之色此碑勁拔之中更饒腴潤晴窗展翫對臨一葉

十五日訪再韓共賞新得書畫宋拓懷仁聖教序後有汪退翁跋尚是真迹其帖則一殘明拓以摹本補之斷鶴續鳧墨色一望可辨又趙撝叔花果八幅雖近人之筆亦無俗韻此外

等諸自鄒無識復訪薇孫知外人索禍首甚急所開一單擦師為首云襄平之謀主也其次京卿則啟映之溥玉岑裕壽田何潤夫王保之黃伯香鹿芝軒襄平之長君楠士侍郎及其弟蓮士皆撫則毓賢錫良于蔭霖俞康三小臣則琦璋連文沖鮑琪豹王龍文尚有湖南孝廉曾廉亦得附驥尾並聞啟尚書及襄平兩子已作纍囚且有性命之虞則何如狗母狗父之為乾淨乎辱園至此良可浩歎歸途得岑華居士蘭鯨錄兩冊吾吳吳巢松先生所著詩也簽題吳侍讀全集但有八卷前無總目當非完本

十六日入市見永樂閒所刊東書堂帖十冊明拓明裝索十六金不意市儈有此高價錄慶歷四年唐縣聖壽寺經幢一通

十七日錄唐縣聖壽院幢兩通洪城村三官廟石幢一通無年

月心經幢一通

十八日至賢良寺領口數粥共兩股一爲合肥所籌津貼款合十四省京官人得六十金一爲盛杏蓀京卿籌濟同鄉之款僅江蘇一省人各得百金以聯票赴匯豐洋行取得銀餅二百十二圓有奇同舟之誼不爲菲矣惟八旗及向隅諸省不免觖望此後滿漢南北畛域愈分佩鶴之言不爲無見在匯豐見劉振青知十五日中外全權會議各國堅持先辦禍首再議詳約單開十一人端邸爲首洋人亦知援親貴之例開網一面不敢如皋陶之執法其次十人則欲以樊於期相待

十九日聞南城外劫案層出美兵官出示如有洋兵入人宅舍可以煤油和燕支水洒其衣服即可識認嚴懲日來銀價驟長每一兩易錢五十四千有奇皆非吉朕

二十日錄大定十二年永平院祖師塔記一通
廿一日聞各國請懲禍首瀾公可以不死莊邸亦可保全首領其餘必欲置之重典崇公鑄帥欲請追奪卹典家榮介辱無非紙上空言但國體則埽地矣錄大和七年李惠造經幢一通夜舉行歲除祀神禮在昌平日流離瑣尾自分將填溝壑不意吾生猶脩漢臘痛定思痛不幸之幸
廿二日汪眉伯之子號星臺自涿州來見寫惠果寺經幢一通
廿三日汪星台來詳詢涿州亂狀據云聶軍與團匪一戰匪眾傷亡過半其心已渙自剛中堂馳往招撫將防營撤退縱虎出柙遂致不可收拾誤國殃民即無洋人之請亦死有餘辜矣其家長物不傷於團匪不傷於洋兵而傷於潰勇衣服寄長生庫被掠無遺亡靈在殯歸櫬無資故鄉無一畝之田一

壓之屋孤苦可憐允爲告助於同鄉並以八金爲東閣之敬

錄安國寺經幢一通紀元已泐據甘泉鄉人稿會昌四年所造

廿四日錄安國寺令洪書經幢一通

廿五日錄安國寺咸通六年周瑛書幢一通

廿六日鳳石自西安書來云秦介侯見貽百金又云　行在諸臣力阻　回鑾力梗和議非慶邸合肥堅請返蹕無期然言者交章劾合肥又有參王中堂請立正典刑者變相精神甚矍鑠而有憂讒畏譏之意天水尚書杜門不出尚惓惓於京邸藏書以敝處近在比鄰來探消息不知敵人已刊章名捕與剛啟諸公同冒不避矣聞合肥爲之力請可稍從末減又聞啟映之徐桐士被縶後日本兩兵官往見之餽酒四瓶告

以中日同洲欲救無力而公惟大哭一云父死未葬一云母死未葬日官長數而出午後訪賴芝見同鄉唐蘇圃住城東璧慶胡同城下之時踩躪甚於西偏適寄觀閣送閱書畫見查二瞻王穀原山水立軸雖非上乘皆真跡也又見其新得文伯仁驪山弔古圖着色工筆秀麗覩推晚年逸品又陳道復淡墨木芙蓉立幀攜鳳石書訪佩鶴佩鶴亦於今日得鳳石函各出傳觀互相歎惋憤憤諸公但博直言敢諫之名而於國是之安危民生之禍福悍然不顧無心肝至於如此雖謂之妖孽可也歸後閱邸鈔　上諭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政植養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

人材始茂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箇月詳悉條議以聞又刑部會奏官犯黃思永等因亂出禁各摺片奉 硃批黃思永着加恩開釋徐致靖龔照瑗席慶雲何澄蘭既據投首尚知畏法着一併加恩釋放免其治罪

廿八日致佩鶴函其復書云禍首已有電旨英趙僅許遣戍昨已照會各國使臣平心論之展翁之咎止於尸素而已未可與剛啟同科但未知敵人能降心相從否耳錄貞元元年王滔經幢一通幾及二千字三日而畢又錄寶歷二年幢一通

廿九日阿和出觀晚市一覽無餘惟為余購得武林掌故叢編十四集一集一函潛研堂全書一部十二函共十六元不足紙價印工南城帖估送閣拓本僅選得嚴武龍日寺詩巴州

佛龕記二通垂拱二年王行威墓誌裱本一册今日始詢其
踪跡自言桂姓舊為富華閣弟子舍業而嬉者十年矣宜廠
肆不見其人也錄元和十二年僧惟新幢一通又無年月幢
一通
三十日錄加句靈驗尊勝幢一通無經序而有傳别為一例又
錄開元幢一通韓信力魏令忠同建翦裱本

女夫王立勛謹繕印

邑後學潘承厚弼謹校

緣督廬日記鈔卷八

緣督廬日記第八冊校勘表

葉次	行次	格次	誤	正
二	二十四	一至五	得麗曲庵書	（衍文應删）
五	五	二十二	八	二
十	十九	七	御	御
十三	九	五	唐	康
十七	八	十	上	硃
六十六	九	十	忠	惠
又	十二	十七	屬	宴
六十七	七	十	右	石
六十八	二十二	二	三	二
七十	二十四	十四	奉	泰

葉次	行次	格次	誤	正
七十六	十三	十五	楊	揚
又	十九	四	材	村
又	又	十五	題	顯
七十七	二十四	八	五	至